

枕头下的秘密

两个人对着对方，笑得特别灿烂。

一步

她的路还长，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努力、去改变.....我也一样。

书与雪

而对真理来说，
只要身边有朋友们在，每天都是节日。

四条旅途

她从北方来，道途阻且长；
她向北方去，魂梦归故乡。

星尘

离别本不应如此悲伤，因为我们都终有一死。

ANOTHER END OF TERRA

回归线

◇ASTGENNE◇
OR
◇ASTE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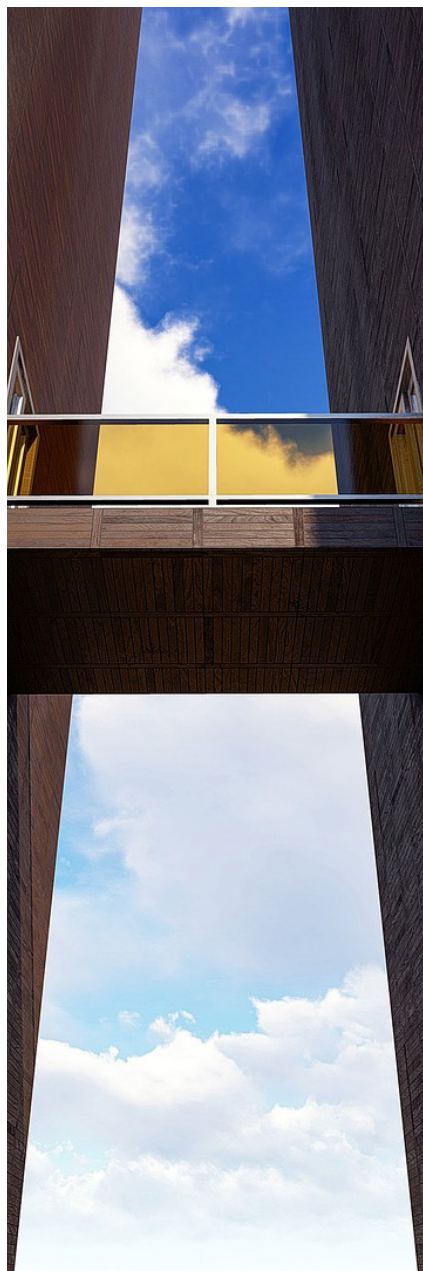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Vol. 02
2022.07

本期封面画师
LOFTER@荷樵



Arek Socha 摄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本期为《回归线》七月刊，刊物的主题是“相互的彼方”，意在浅薄探讨明日方舟创作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有人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质是价值联系，相互利用，因为需求而被链接；有人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异于需求和依靠，爱恨情仇他人地狱都不过感情的具现。在现实之中，探讨人间关系，或多或少都带了些许世故和残忍——但若是在二次元同人创作中，这种“关系”便能因超脱现实而呈现美好和单纯。

我们热衷于看到原作角色的亲昵，为自己支持角色的贴合感到由衷开心；我们期待角色情感的交接相融，无论这种情感源自亲情，爱情或是友情。而本刊将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将探讨角色之间的关系，见证他们之间映照和依存：或怡悦于其相融相汇相扶持，或幽然于其渐行渐远渐无书。

欢迎阅读《回归线》，本杂志的全体编绘人员意在探寻二创的“回归线”，表达作者的“意志”，满足读者的“趣味”——祝愿您能在本刊内容中寻得让您满足，令您思考的角色羁绊，一同见证他们或是相互依存，成为彼此的依靠；或是相互扶持，照耀彼此的彼方。



Artist / LOFTER@ali



Artist / weibo@flyawaybk

目录 / 2022.07

1	卷首语	广英和荣耀
4	枕头下的秘密	TN
8	书与雪	少白
12	四条旅途	亚麻
19	一步	M1887
24	星尘	广英和荣耀
42	同路	深海鱿鱼酱
48	征稿启事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编 辑 Mirror 霜弦
黑子 瑶濯
门先生 得梅因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R3tr0 苏陌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枕头下的秘密

◎
≡

两个人对着对方，笑得特别灿烂。

“小刻，小刻？”

这是一个宁静的下午。小刻趴在沙发上，听到了大姐叫唤她的声音。她微微坐起，应了一声，然后伸了个懒腰，又趴下去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小刻最近一直没有睡好。今天，她也在火神的工坊里打瞌睡。

“别昏昏沉沉地趴在这里啦！”又锻造完一单零件，火神终于忍不住了。她从锻造台旁走开，来到了沙发边，轻声唤醒小刻，“去甲板上透透气吧，老是在这里打瞌睡可不是事呀！”

“别啦大姐！我待在这里就好……这里很舒服……”意识模糊中，趴在沙发上的

小刻扭了扭身子，迷迷糊糊地回答火神。

“你最近是不是大晚上的不睡觉，然后白天就打瞌睡？说说，你晚上都做什么去了？”看到小刻那懒洋洋不成器的样子，火神有一点不高兴。

“没有啊大姐！我晚上可都按时睡觉的！”面对来自大姐的质疑，小刻倒是立刻否定了她熬夜的可能。

火神也知道，小刻不会对她说假话。

“那小刻你这几天怎么一直在这里睡觉呀？”她再次耐心地问小刻。

“确实，没睡好……晚上……枕头……有点硌……”断断续续地说着，小刻又翻了个身，面向沙发靠背继续睡了。

和一个睡意朦胧的人说话可真是麻烦！问个问题根本问不清楚……特别是火神现在还不忍心把小刻叫清醒……

枕头有点硌？火神记得，她给小刻买的是那种小小的软枕头呀？小刻又不像她长了角，睡觉想侧着睡都不方便，那才叫硌呢！啧！胡思乱想是没有用的，火神自己也清楚自己——她是个实干派。小刻不是说枕头硌嘛，去看看她的枕头不就好了？

不再和睡得正甜的小刻

打搅来打搅去的了，火神径直走出了工坊，自己一个人朝小刻的宿舍走去。

一进门，小刻的房间里就有一股奇特的味道扑面而来。火神皱了皱眉头，她早就应该去教小刻打扫卫生的……

不过现在的重点也不是这个，她走向了小刻的床，打算看看小刻的枕头。

枕头还是她当初给小刻买的那个小枕头，没什么问题，不过上面有些汗渍和油渍，脏了点而已。但当火神把小刻的枕头一掀，嚯——一把斧头，明晃晃的就亮到了火神的眼前。

“这个小刻！”火神生气了。她这下可不会不忍心叫醒小刻了。

赶回工坊，叫醒小刻，再把小刻揪过来，揪到她自己的床边，火神的行动异常迅猛。

“你看看，你都在干些什么！”在床前，用手指着斧头，她严厉地责怪小刻，“你把斧头放你的枕头下？斧头哎！别说睡得硌了，哪怕哪天睡的头出血了我都不惊讶！”

在火神面前，小刻焉了，她一句话都不敢说。

“小刻，你为什么要把斧头放枕头下？”火神问小刻。

小刻沉默了半天，没有说话。

“小刻！我并不想责骂你，只是，你把斧头放到枕头下，总该有个原因吧？”火神蹲了下来，直视也蹲在地上的小刻的眼睛。

她还不自觉地用手捋着小刻两边的头发。

“我以前是放刀的……最近才放的斧头……”躲闪着火神的眼睛，小刻小心翼翼地

“啊——？”火神很惊讶，也很迷惑：“那你以前又为什么要在枕头底下放刀？”

“是……因为……习惯吧？……”小刻刚说了几个词，然后又不敢说了。

火神强烈要求小刻给她讲讲这个习惯的由来，并且向她保证，她不会生气，也不会把这件事乱说。而小刻则害怕地在一旁对火神眨巴着眼，身体也因为紧张一动不动……但最后，她终于还是放下了害怕，靠近了火神，告诉了她这个习惯的由来。

原来，之前在野外流浪时，刻俄柏有抱着武器睡觉的习惯。当时的她受矿石病影响，特别钟爱武器；而她也确实需要武器防身，能随时摆出攻击敌人的架势。

虽然在上了罗德岛后，她有她的房间了。她的房间里有床、有被子、有枕头，她可以窝在被窝里，抱着被子睡觉。但是她不习惯——武器不在身边，习惯了抱着

武器睡觉的她就没有安全感。只是她现在可不能再抱着武器在被窝里睡觉了，先不说硬邦邦的武器抱在里面不舒服，主要它们可是会划破被子和床单的。

那没有安全感又怎么办呢？

刻俄柏苦思冥想，才想到将武器藏在枕头下。这下她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而她也确实一直在这么做。可为什么到了现在，她又突然睡不好觉了呢？那是因为之前她一直在枕头底下放的小刀，对她的睡眠影响比较小。而就在最近，她突然心血来潮，把小刀换成了斧头……这下，枕头下放武器的弊病就暴露出来啦！坚强如小刻，也终于睡不好觉了。

在了解到事态之后，火神陷入了沉思……

“小刻，你知道的。”终于，她又开始组织语言，对小刻说：“罗德岛是安全的呀！晚上根本就不会有人靠



近你，闯进你的房间。”

蹲在地上的小刻现在还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但她好像又确实听到了火神的话，此刻，她正抱着腿，眼睛盯着地面，在考虑些什么。

“大姐……我知道的啦，罗德岛很安全。”犹豫着，她对火神说，“但我喜欢这样！一定要在枕头底下塞点这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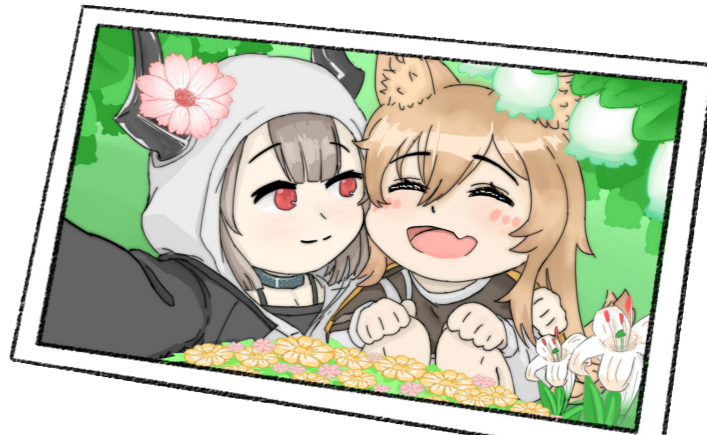
“不然就睡不着吗？”火神小心地问小刻。

“也不是睡不着……嗯。”小刻也小声回答。

在将小刻抱回工坊后，火神帮小刻做了一些蜜饼。而小刻则独自沙发上纠结着，考虑了很久，很久。

“我试试！”终于，晚上，在小刻马上就要离开工坊去睡觉前，小刻决定了，她对火神说，“今天晚上我枕头下面先不放东西，我先试试一晚上！”

火神看着面前这个突然露出了魄力的小刻，赞许地





笑了。她摸了摸小刻的头，以示鼓励。

“等我今天晚上睡过去了，我以后也就都能睡过去！”小刻还信心满满向火神保证。目送着小刻那坚定不移前往房间的背影，火神突然觉得，小刻或许有些长大了……

但没过多久，火神知道了：自己笑早了。小刻就是那个小刻，不会长大得这么快的。

现在是凌晨，她坐在她房间的床边，而在她的床上躺着的，则是小刻——小刻在自己的床上从十点起到刚才不久前总共躺了近六个小时，翻来覆去，就是没有睡着。终于，她又来找火神了。

“对不起……”床上，抱着火神的被子，小刻紧缩着裹成了一个球。她含着眼泪低声地向火神道歉：“我真的很努力想睡着……但我总会觉得黑暗中有什么盯着我，而我手上又没个什么能用来打架的东西……”

“没事的，小刻。”在床边，火神伸出手来，再次摸了摸小刻的头，以示安慰。

“大姐，我好像抢了你的窝……要一起睡觉吗？”小刻担心地问火神。

“没事。”火神告诉她，“我已经睡够了。”

在火神的看护下，小刻终于睡着了。

随着明亮的阳光直直地晒在脸上，小刻从安稳的梦中静静地醒了——现在是第二天。而在这天，她也还在纠结着以后自己睡觉时枕头下面到底该不该放东西。

“要不，我换回小刀怎么样？”中午吃饭时，她开始找火神讨价还价。

“小刻，你自己也心里清楚，小刀也是武器，你依旧没改掉这个坏习惯。”火神直戳了当地告诉她。

“不过，你这也启发了我。”火神继续对小刻说，“你还有什么能放在枕头下让你安心的东西吗？”

“很重的枪——！”

“好吧，我们还是不要想着用这个办法了……”

吃完饭后，火神找到博士办公室，给她和小刻申报了去往龙门，时长两天的假期。

她想着，带小刻出去玩一玩，转换转换心情，或许就能让小刻在晚上睡觉时轻松点，进而改掉她的这个习惯。

在睡觉前一切也都特别顺利：她们在游乐场玩过山车玩弹射椅玩得不亦乐乎；她们在龙门的小店里大口品尝叉烧包和肠粉；她们轻松愉快，漫步在绿草如茵的公园草地上，遇到了香气扑鼻的花朵还过去闻闻，拍几张照片。

而当她们从一家洗相片的小店里拿着照片出来时，压力也随之跟上。天已经黑了，她们也应该回到订的旅馆房间里，休息整理，准备睡觉了。这次这火神特意订的两个单人间，而小刻也自觉地没带武器。

她们在下午时已经玩得非常累，能不能改掉小刻的坏习惯，就看今天晚上的成败了！带着一种勇气，带着一种觉悟，她们进入旅店，各自走进了各自的房间。

刷牙，洗澡。晚上刚过了十点不久，火神躺到了她的床上。现在，因为担心小刻，她也有些睡不着了。

“这样真傻！”她在心里想着，对自己反复强调：“我应该相信小刻，赶紧睡着，然后在明天早上和她一起庆祝计划的成功。我得睡了。”

但一直到过了十二点，火神还是没有睡着。

可恶！她不忍了！爬起床，果断离开房间，火神来到了小刻房间的门口。原本想到了小刻有睡不着的可能，她们互相都给了对方自己房间备用的钥匙卡，方便小刻到时候半夜来找火神。没想到，这次是却是她先来看小刻了。

轻轻地推开门，火神悄悄走了进去。房间里没开灯，一片黑，她什么都看不到。但她听到，来自床的方向，

传来了小刻特有的均匀的呼噜声。

火神立刻反应过来，安静地离开了这里。在躺回到她自己房间的床上后，她高兴地咧开嘴笑了。

她在为小刻而高兴。

是因为今天玩得很痛快，玩累了么？还是因为心情好了放松了？啊，也可以是两者皆有，总之，小刻她自己睡着了！不需要枕头下放武器！不需要她在一旁陪着！

火神突然感觉自己真像一个爱操心的老妈。

摇摇头，她打算不再多想，也准备要睡觉了。

可小刻真的没有带武器过来吗？

她怎么知道小刻又会不会从旅馆的哪里找到一把小刀？

猛地睁开眼睛，火神知道，这下她今天晚上是很难熬了。

在窗边鸟儿的啼叫声中，小刻迎来了一个清新的早晨。在床上犯了一会儿懵后，她坐起来，伸了个懒腰，呻吟了一声。

不到半分钟，她的房间门口就有人敲门了。纳闷着是谁这么早就来找她，小刻下了床，慢慢悠悠去开门。

“大姐——？”看到火神那疲惫不堪的样子，小刻顿时有些担心，“大姐，你怎

么了？”

“我，我没怎么啊？”火神否认到，“我只是来看看你睡好没有。”

“大姐，我睡的很好！”一看火神询问自己的睡眠状况，小刻兴奋地向她炫耀，“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需要枕头下放斧头啦！”

“啊？……啊！……那就好，那就好……”火神提起她的右手，尽量温柔的摸了摸小刻。

“大姐，你真的没事吗？”

“我当然没事啦！能有什么事？好了，小刻，这家旅馆每天早上餐厅里都会有免费的早餐，去看看吗？”火神告诉小刻。

“好耶——！”小刻欢呼到，“走吧，大姐！我们一起去吃！”

“我？我先借下厕所，小刻你先去好了，我马上过来。”看着小刻，火神微微有些紧张。

“那我先走啦？大姐你马上过来哦？”

看着小刻蹦蹦跳跳往餐厅跑去的背影，火神不禁叹了一口气——

“刚才的谎话会不会太明显了？……小刻倒居然真的看不出来……”

她当然有事，她一夜都没睡好，就是为了这一刻——她要看看，小刻的枕头下，到底有没有东西。



迈着沉重的步伐，火神走进了小刻房间。而随着她靠近小刻的床，不知为何，她感到自己心里开始增长着一种奇怪的负罪感。

小刻的枕头就在那里。旅馆的枕头不同于在罗德岛小刻自己的枕头。它很大，雪白雪白的，以至于火神向它伸出手时，都不知道抓哪里比较好。

火神残酷地想到，要是，要是小刻欺骗了她，枕头下面还真藏着一把小刀的话……她该怎么面对小刻？打骂她吗？还是原谅她，教育她？……她又该怎么向小刻解释她是怎么发现这把小刀的？

求求了，求求了。小刻一定得是个好孩子，枕头下面一定得什么都没有。

火神抓住了她面前的枕头的角，把它掀开。她看到了那个被小刻藏在枕头下面的东西，她颤颤巍巍地把它拿起来——

那是她昨天和小刻一起拍的照片。

照片上，她和小刻一起蹲在一丛盛开的花朵里，她的那只不拿相机的手搂着小刻，小刻的两只小手也抱着她的膝盖，两个人对着对方，笑得特别灿烂。 ■

(本文首发于 NGA，责任编辑：广英，佟乐暇良 绘图)

而对真理来说，只要身边有朋友们在，每天都是节日。

今天过节，名字忘了，但食堂里有真理喜欢的甜汤。

早上翘课的凛冬揣着兜，悠闲地朝宿舍走去，打算拉上真理一起去食堂。

真理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书，而是半跪在她房间里的保险箱旁，从里面翻找着什么。保险箱边的地板上什么都有，有垒起来的初版签名书，罐头，一瓶蜂蜜威士忌，以及…一把黝黑的源石手銃。

凛冬呆站在门口，以至于她都忘了打招呼。

真理的耳朵动了动，接着有条不紊地收拾起来。当她关上保险柜朝凛冬看去时，手上只剩下了本推理小说，和一个沙丁鱼罐头。

“下次记得敲门，凛冬。”真理推了推眼镜。

凛冬回过神，在门上敲了两下，“…我要进来了，真理。”

“…请进。”真理坐到床上，一边摊开书，一边把罐头递给她，“请你吃。”

凛冬带上门，接着坐到真理旁边，挠了挠头，却一个字也没说。

真理也不介意，只是慢慢地翻着书，像是在看，也

像在听。

思前想后，凛冬还是问了。

“…你有一把銃，”凛冬看向她，“为什么？”

真理翻页的手停住一瞬，“…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奇怪。毕竟大家，都不觉得你是主动用銃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它在保险箱里。”

书与雪

◎ 少白



“…你这说法不对劲。”

真理没有再翻页，只是攥着书的外皮。“…索尼娅。”

“…我只是好奇，抱歉。”

真理叹了口气，“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凛冬看着手上的罐头，暗自思考。

銃很危险，真理也会源石技艺，万一…

看了眼保险箱，凛冬又看向再没翻过书的真理，“…安娜，你…”

真理啪地合上书，“你吃不吃。”

“…我吃。”

小心翼翼地打开罐头，凛冬又瞄了一眼真理——满脸的消沉。凛冬吃了两口，可心里的担心更甚，这一反常态的真理让她不安。

“……安娜，”凛冬说道，“我——”

真理放下书，少见地瞪起眼，好看的眉毛也竖了起来，“我说了我不想说。”

“我很担…不，呃，我真的很想知道。”

真理顿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我…我不想说。”

“是连我也不能说的事情吗？”

“……”

真理叹了口气。

“…我…之所以有这把銃，只是因为，万一…”她语气平淡，“…万一我想自杀，有个东西用。”

“呃…”凛冬愣住了。

凛冬听得出来，她没有敷衍——她是认真的。

“…但为什么？”

真理瞥了一眼凛冬，发现她直盯着自己之后便挪开了视线，“你不会明白的…”

“……我可以努力感受。”

凛冬见她看了自己一眼，接着又盯着地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候，太多的东西来得太突然，也太快了。就像是面对一次天灾。”

“具体指什么？”

“人生，或者一切？”真理瞄了一眼凛冬，可很快就又移开了，“銃，近在咫尺，‘至少还有退路逃离一切’——这能让我安心…某种程度上。”

“好吧，怎么说呢，”气氛有些沉重，凛冬挠挠脑袋。“感觉会一团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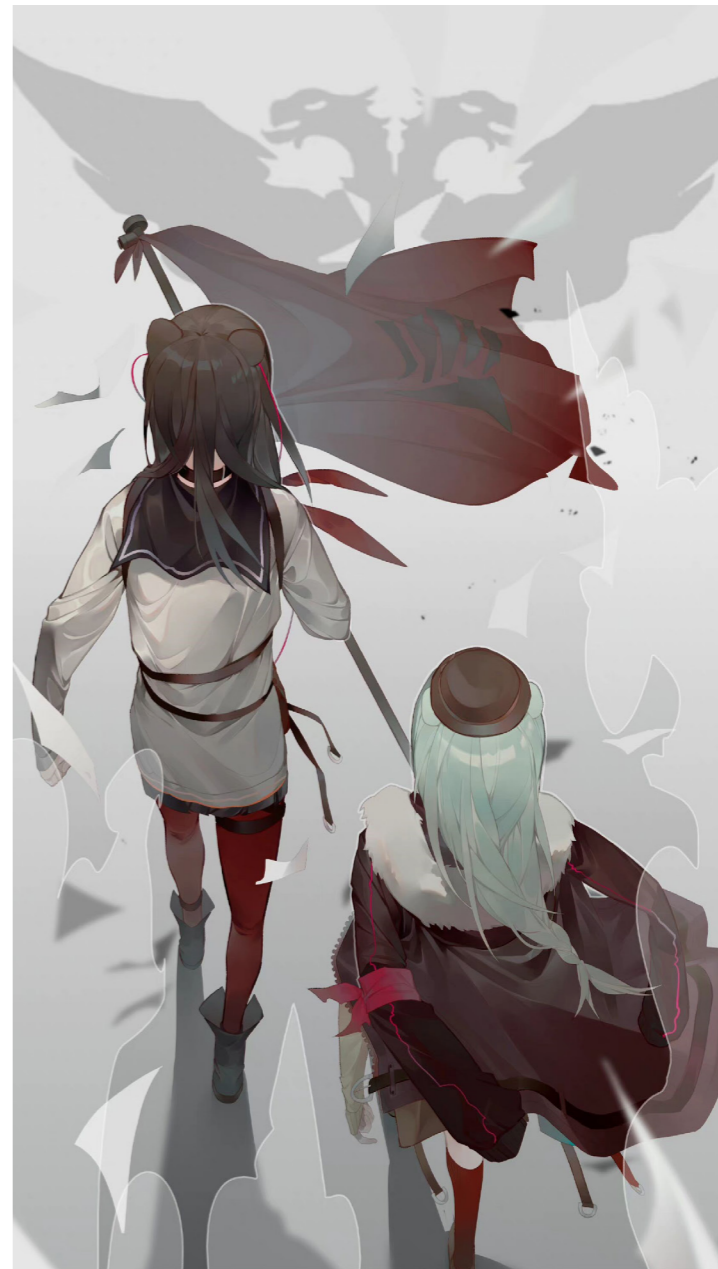
“或许吧。”

“为什么是銃？”

“銃…感觉是最快的，脱离苦难的工具，我不想这个过程太长。”

“确实。”凛冬顿了顿，“…我…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你会如此的…不开心？这学校不好吗？”

“…我还是会做噩梦，想起那些事情，思考那些死去的人，思考我们活下来的理由。”真理抬起头，看向凛冬的眼睛，“但我还是没找



到——我发现我活的确没有意义，而且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所谓的意义是什么。”

“你这样的语气…我不习惯，也不喜欢。”

“可事实如此，索尼娅！”

“底层的乌萨斯人应该泡

在酒精里，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不需要思考哪怕是一秒钟活着的意义。我们就应该如此，被社会如此创造——可我却像是个异类在这世间游荡。

“我不是没去追寻过所谓

的活着的意义，但我，”真理顿了一下，“但我就是找不到。”

“…那瓶蜂蜜威士忌?”

“…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品尝，酒精能够混淆感官和情绪，而我又不太喜欢伏特加。”

“口味真淡。”

“我可不是在谈论虚无缥缈的，维克多·弗兰克的，或者信仰论里那些所谓的意义——那些都是假的，是诡辩的把戏。”真理看着手心，

“我指的是那种，真正地活在当下，享受此时此刻，每时每秒，既不追忆过去，也不空盼未来。就是那种单纯的，‘现在’。”

“我在打架喝酒的时候，有你说的感觉。”凛冬附和着说完，咽了口口水，接着有些小心地问，“难道，这就是为什么你呆在这里吗?…你打算在这里，结束吗?”

“不，我只是在这里看书而已，”真理满脸的无奈，“如果不是你，我大概会继续看书。”

“…我只是来找你…一起吃饭而已。今天是节日，食堂里有你喜欢的甜汤。”

两人就这样安静地坐着，一个看着天，一个看着地。

“唉…所以…你是唯一一个听到我说这些的人，”她

又看向凛冬，“除了这些，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不知道。”凛冬摇摇头，“想要逃离一切的想法…我只觉得懦弱，而且尤其自私!”

真理皱起眉头，“这怎么能叫做自私?”

“我呢?在那之后我该做什么?你是唯一一个我既信得过，又比我聪明的。乌萨斯这么冷，我们在这地方抱团取暖，少了一个都*乌萨斯粗口*冻得慌。”

“我还以为我只是军师。”

“朋友不就是这样吗，你把你不要的酒给我喝，我把你不想见的人打出去。少了你，我可没法聪明地活下去。”

“你还会找到愿意追随你的聪明人的，乌萨斯从不亏待你这样的强者。”

“不，我不会!好吧，我不知道。可我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的，能让我掏心窝子的人就只有你们几个。我是真的喜欢你，但我嘴笨，我不会说话，我只会打架。”

真理愣愣地看着她，然后像是解脱一般笑了。

“…谢谢，”声音里有些疲惫，但她总归是笑了，“能知道你的想法，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很需要你!或、或许也能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凛冬挠了挠脑袋，“应

该还要多一点。”

她的脸很红，还因为从未讲过这种话，有些磕巴，“也许、也许更应该说是，我非常非常地在意你。”

凛冬蹭着床沿，慢慢坐到低声啜泣的真理身边。

“十分在意，甚至比那还要深沉。应该说，我很爱你。”凛冬说完，语气便又变得急促，“并不是男欢女爱的爱!而是…更加淳朴的爱。”

“我对你的爱是那种，没了你我什么都做不到，没了你我迷茫的爱。”

“…我也爱你，索尼娅。”

凛冬的耳朵抖了抖，接着抱住了她。

“你给了我活着的意义——或许也不用那么多，或许到这个地步就够了。毕竟对我来说，这是能给朋友最好的东西了。”

窗外依稀能看见师生们在庆祝，对他们来讲，今天是节日。

“…等等，”真理抬起头，“你说有甜汤?”

“啊，对。”

“快，”真理把凛冬拉起来，“去晚了就没了。”

“…好!”

而对真理来说，只要身边有朋友们在，每天都是节日。 ■

(本文首发于 Mew，责任编辑：广英，LOFTER@yoouoouki 绘图)

我想早些认识你，
在事情发生的很久之前，
我们在雾霭之间相互理解，
一同见证万千回响。
我们会走过霜与记忆的云端，
如梦，如歌。



你能够给我你的落寞，
我能够为你编织真实而惊人的幻痛。
我尝试劝服你，和你渴求方向的心
用夜谈，用拥抱，用每一个微小的胜利。
我们将一同漫步在冰原冻野，
走向另一个结局。

Artist / pixiv @ 塩サカナ
文 / 广英和荣耀



她从北方来，道途阻且长；
她向北方去，魂梦归故乡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夕，是一位逃避者。她恐惧她的过去，恐惧她似乎是既定的命运。

于是她逃了，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逃到了另一个世界。

1515年，罗马。

下午两点，台伯河风吹拂而过。参杂着少许河水的风轻轻抚摸夕的脸。

她走到小屋之外时皱了皱眉头——一辆马车停在小

屋外，车边守卫着美第奇家族的卫兵。

她没说什么，推门而入。

另外三个人都已经坐在桌边。衣服男人正在和留着卷发的年轻人争辩什么，而小老头独自翘着腿，坐在一只有跛脚的椅子上。角落里堆着一个箱子。

这下四个朋友都到齐了。今天之后，他们将踏上四条不同的旅途。

“我说了好几次了，我不喜欢威尼斯画派。当然，我亲爱的马基雅维利，我不是否定乔尔乔内。只是他们的圣母的形象太过于放荡不羁了……嘿，夕，下午好啊，好久不见。”年轻的卷发男人双手撑在桌子上，向走上台阶的夕打了招呼。

“下午好，桑西。”夕对年轻男人桑西点了点头，然后她向着衣服男人道：“下午好，马基雅维利，喜剧写的怎么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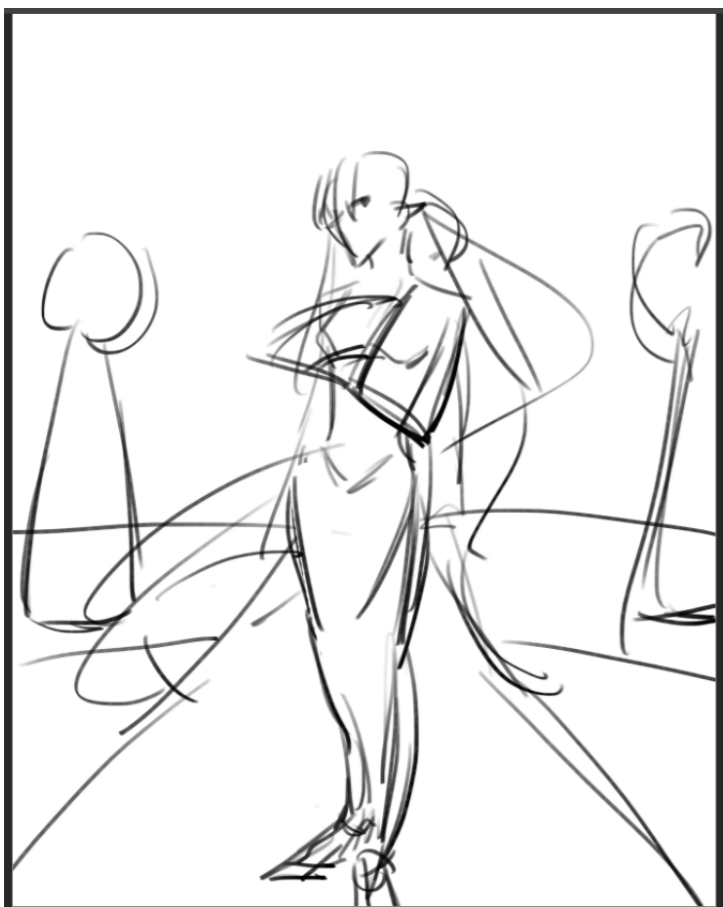
农夫男人马基雅维利叹气道：“笔堵堵塞住了，有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应该写些什么。当我打算在《君主论》中对那些君主高谈论阔的时候，我的笔就如同流水般快活灵动。但是现在，我却要对着稿纸发愁。”

“那就让我来给你唱一段吧，可以给你开拓开拓思维——夕，还有酒吗？”

小老头求的很是诚恳，

四条旅途

◎ 亚麻



酒瓶，从桌子底下的柜阁拿出一个软木杯，倒了些许。

“君主当如凯撒·波吉亚。”他很郑重的高举起杯子。

拉斐尔诚实的补充：“凯撒八年前就死了。”

马基雅维利一愣，眉毛微微上扬。

“我知道，你们嫌我今天多嘴。”拉斐尔接着说道，“我是说，我觉得吧，嗯，我们不需要扯这些说的没的。让我们直截了当一点——分别。”

四个朋友逐渐沉默起来，他们终于要面对分别这个话题了。

拉斐尔最后才坐下：“都说不出话的话，就让我来开个头吧。”

“我想追求艺术。”

他挠挠头，拿过酒瓶倒了一点到杯子，接着说道：“罗马的古迹保护官，他们任命我做这个。老实说我还满乐意的，可以丰富我的艺术设计能力，我可以留在罗马，学习各种建筑样式和绘画结构……”

他越说越小声，“我……我是个庸人，不像尼可罗一样忧国忧民，也不像达·芬奇老头那样才华横溢。所以我想自私一点，为了我自己……”

“嘿，自私没有错，你只是将你的人生献给了艺术。”达·芬奇安慰道。

却又带着玩世不恭的坏笑。随之是笔锋沾染墨色一抹，一瓶葡萄酒从桌上的木纹理间浮涌出来。

“你知道，这是假的。”夕收起画笔。

“虚假的酒精，也能带来真实的灵感。”小老头笑着啜饮一口，将酒瓶往酒桌上磕，用嘶哑却带点柔软之感的嗓子唱了起来：

“我从北方来，道途阻且长；

我向北方去，梦魂归故乡。”

“我说列奥纳多，你还是别插嘴了。我们都知道，你只是脑子灵光一闪觉得这句歌词很不错，就找了个机会唱给我们。”拉斐尔·桑西用脚踢了踢桌子腿，“但是尼可罗要写的可是一个有嫖娼部分的爱情喜剧……还有宗教。”

“还有宗教。”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点点头。

“哦，还有，去他妈的宗教。”小老头列奥纳多·达·芬奇放肆的大笑了起来。

“教皇的士兵就在门口。为了你这身老身朽骨，谨言慎行。”夕面无表情的插了一句。

达·芬奇笑得更放肆更大声了：“去他的教皇吧，如果他们抓走了我，就别想我再给他们设计三管大炮了！”

马基雅维利脸上仍是农

人的悲伤表情：“教皇喜欢的是圣母雕塑和圣子像。只有君主才喜欢三管大炮。”

“君主，”达·芬奇举起酒瓶，“喜欢三管大炮的君主喜欢战争。”

“君主，”拉斐尔打断道：“喜欢三管大炮的君主喜欢的是扩张，领土，财富。”

达·芬奇瞪了拉斐尔一眼，“插什么嘴，你那烟雾绘画手法还想不想跟我学了？弄懂些许夕那墨水画的皮毛，就得意忘形了？”

拉斐尔用他的死鱼眼瞪了回去。

门口的卫兵敲了敲门。马基雅维利回过头大声喊道：“再等等！让我和我的朋友们再聚一聚！”

“我不喜欢战争。”夕从桌边拉过一张椅子。桌边本来就摆着四张椅子，这一张尤其的高，就像是专门为四个朋友中最矮的那一个准备的。“血染江泉，沙场白骨，没有意义。”

“我也是。除了君主，没人喜欢战争。”达·芬奇又灌了一口酒。

马基雅维利脸上还是挂着那种悲伤怜悯。他也拉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说道：“我可不管君主喜欢什么。只要他能统一这个国度，哪怕他是一个下贱卑鄙的家伙，我也会拥护的。”

他拿过达·芬奇手里的



“但是艺术，艺术这条旅途没有终点。马基雅维利可能不能理解，但是夕和达·芬奇，你能体会到吧？”桑西将酒杯搁在桌上，“你的形描，她的墨绘……我越是画，越是感到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画……可是我画不出来。”

“有太多东西能让我在追求艺术的旅途上停下来了……灵感，如果我没有灵感了呢？我的手动如枯槁，只能做出没有灵魂的画作。还有，政治和战乱，如果我连颜料都没有，如果总是有强盗冲进我的画舫，我又该怎么作画？还有，死亡……”

“可笑啊，马基雅维利愿意为他的抱负付出生命，达·芬奇比我年老许多，夕更是不会死去。但是在这一桌，只有我在畏惧死亡……”

夕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没有畏惧死亡，你只是害怕不能窥见真正的艺术。以砚为鞘，可以研春秋，你只是走上一条追求个人成长的道路。”

马基雅维利也闷声闷气地说：“你在害怕无法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精进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走在追求艺术的旅途上了。这一点上你已经强过太多人了。”

仿佛自暴自弃一样说出来以后，拉斐尔反而变得腼腆了起来。他有些不好意思

的低低头，将手里的酒瓶递给右手边的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伸出左手拿过酒瓶，并没有将酒液倒入杯子。

“我要为了我的政治生活而努力了。就目前来说，我打算依靠上那个美第奇家族。”他看着拉斐尔，“我们都在罗马，不过可能就见不上几次面了。”

“尼可罗，你是在追求政治成就吗？”达·芬奇用一只手臂倚在桌面上。

“我不追求成就，我所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旅途，我希望这个国家伟大盛强。我希望分裂的公国不复存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意大利。”马基雅维利把酒瓶放在手边，“我认为，盛世当有共和政体，但是在当今乱世，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

他停顿片刻，说到：“我要救世，我会加入政治游戏，扶植一位强而有力，不择手段的君主。为此……我也可以不择手段。”

“生而无一不从不至不方休，你想要踏上圣人的旅途。”

马基雅维利嗤笑一声，“圣人？我是圣人？笑话。看看门口的卫兵，都来自我将要辅佐美第奇家族！你们猜猜我是怎么给我的君主提建议的？”

拉斐尔，夕和达·芬奇都没有说话。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戳戳自己的胸口，“在我的辅佐下，利奥十世一切引人注目的成功都是与各种卑鄙手段相联系的。我建议他施阴谋、用诡计，甚至无耻地戏耍那些恪守信义的人们。美第奇家族一切血腥残暴的利益获取，背后都有我的影子。”

门外再次传来敲门声。“再等等！我很快就会回去见大公的！”马基雅维利再次转过头喊道。

桑斯此时已经平复了下来，他慢慢的说到：“但是你是为了救世。如果你能带来盛世，你所造成的血腥和残暴都只不过是必要的牺牲。我想，你还是当得上是圣人的。”

“但是谁又能否定牺牲呢？难道说为了大义，那一小部分人就必须承受君主的暴虐吗？马基雅维利，虽然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不赞同你。”达·芬奇手指用敲了敲他的那个空的软木杯。

“所以啊，与其说是圣人，我应该算是一个必要的恶人吧。”言到于此，马基雅维利反而笑了起来；“我不需要他人的辩解，我只需要践行我自己的救世旅途。让后人评价吧。”

他用手背一推，酒瓶咋

啦咋啦的拖曳着到了达芬奇面前。达芬奇毫不犹豫的给自己倒满了整整一整杯，咕噜咕噜就往肚子里灌。他整整喝完一杯酒，猛地将酒杯往桌上一砸。

“你们俩留在罗马，那我要走了，嘿嘿。”他坏笑起来，“我现在的邻居就是一些傻子，还觉得我做的都是些巫师的研究。所以我不奉陪了，我要去法国，听说那里艺术气息浓厚，还很适合养老。”

“养老？”夕问道。

“我能感觉到，我大限将至。”

四个朋友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嘿嘿，别那么沉闷！”小老头达·芬奇突然站了起来，“不就是分个别而已！啊，我差点忘了，我给你们每个人准备了礼物！”

“礼物？”

他把墙角的那个箱子拖了过来，一一打开。

“这二十来张素描稿给你，桑西！还有这个，拟好的推荐信。马基雅维利，如果你在美第奇家族混不开，就去教廷吧。”

他最后从箱子里拿出一叠纸张，“夕，这个是给你的。”

拉斐尔将稿子卷好，马基雅维利用酒杯压住信封。

而夕接过那一卷纸张，“这是……？”

“手稿。”达芬奇说道，“桑西的追求是艺术，马基雅维利的道路是政治，而我的旅途在未来。我的思维会停滞在我死去的身體里，但是你可以帮我把我的知识带到未来。”

小老头拍拍拉斐尔的头：“既然恐惧死亡，那为什么不寄托希望于未来呢？我的旅途不需要我来走到终点！我还可以把我的想法送给后人！嘿嘿，他们带着我的想法铸造瞩目的成就，不就等于这份成就也有我的一份吗？”

拉斐尔一声苦笑：“所以啊，你是高尚的无私者，而我只是一个庸俗的自私者。”

“但是在人生追求之路上，无私和自私并非对立。”

小老头把酒瓶递给了夕：“嘿，最后就是你了。”

夕给自己倒了一点酒，酒液在杯子底部凝结成薄薄的一层。

她说道：“我不知道……”

“我来自于很远的地方，为了逃避宿命，我逃到了这里。可能我会……一直逃下去吧。”

这时候，马基雅维利突然打断了她：“夕，死不掉，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吧？”

夕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裂开了嘴：“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活不过八十岁的短生之人，会怎么揣度我的喜怒哀乐。”

“……虽然我一直希望有足够的生命追求我的艺术，但是我也曾想过你的人生。”这次说话的却是拉斐尔。

“你走过了多少地方了呢？不会死去，意味着你踏过土地不计其数。你会因为一段友谊，一次经历而留在某个地方，用足够的岁月为一段感情画上句号。”

“就像你和我们一样。”达芬奇这次没有笑。

“……别说了。”夕慢慢地说。

拉斐尔停下了，然而马基雅维利接过他的话：“但是将来呢？你曾说过，你的过去是充斥恐怖的毁灭之命运。但是就算一直逃避，总有一天，你也会沉沦的。你会对生理需求厌倦，任何情感刺激都无法勾起你的半点欲望；你会对感情需求敬而远之，无法再接受知己好友的离去。你的人生会变得枯燥，因为世界对你变得没有意义了，你也变得和世界毫无瓜葛。”

“你已经身处在孤独中了。现在的你就像是飞蛾一样寻求着我们的友情，但是总有一天你会被黑暗的孤独



所包围的。那时候，你会变得封闭，变得固守，最终沉溺在自己的一方画卷之中。

“这就是你的旅途，夕。我们三人的旅途或肤浅，或伟大，但都未注定。但只有你，若是你不直面你的曾经，那么这条逃避之路就已经站在了悲剧的终点。”

夕慢慢的将面前的酒杯放在嘴边。马基雅维利不再说话了，三人一起默默注视着她。

她喝完酒杯底部那一层酒液，又慢慢的放下了杯子。接着，她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喃喃道：

“我害怕。”

窗外河流的流水声好似大了起来，河水水汽伴随着微风吹入室内，这下四个人再一次陷入了寂静。他们已经知晓了彼此将要走上的旅途。

直到门口再次传来敲门声。

“……所以说，时候到了吧。”马基雅维利站了起来，“我该走了。”

“祝你期盼的君主能够出现。”拉斐尔对他说道。

“也祝你美术有新的成就。”

达·芬奇扯扯嘴，勉强笑了起来：“祝我能多活上一段时间吧！”

拉斐尔也微微一笑。他转向夕，说道：“祝你……

能有一天放下心结，直面过去。”

他将一只手放在了桌上。慢慢的，第二只手和他触碰在一起。接着是第三只和第四只。

“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拉斐尔的人生还有五年。这五年，他创作了无数震惊世人的艺术作品。1520年，他死于高烧。

马基雅维利为了他的政治追求而尽心辅佐美第奇家族。1527年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后，他希冀在共和国重新得到任用被拒绝，从此离开政治舞台。同年在腹腔疾病的折磨和不得志的抑郁中死去。

达芬奇在1516年移居法国，居于克鲁克斯庄园。他在那里实践了他无数天才般的构想。1519年这个小老头病逝。据他的学生梅尔兹说他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

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

1966年，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管理员埃琳娜还记得，那卷达芬奇的《马德里手稿》是怎么出现的。那天傍晚，一位面容蕴含东方风味的年轻女性出现在图书馆里，一

言不发的站在前台。

这不应该，埃琳娜明明锁好了门，正准备从小门离开。她走过去，想要提醒女士，此时已经闭馆了。

但女士伸手，掏出一叠整整齐齐的手稿，放在前台桌上。

“让更多人看看他的思想吧。”女士只是这么说。

她转身离开，没有多做停留。埃琳娜原本想伸手拦住她，却一时失神——本是由砖石砌成的严丝合缝的墙上，似乎理所应当的多出了一扇门。女士叨念着什么，推开那扇门穿墙而过，离开了马德里图书馆。

一缕墨色抹过，门就此消失不见。埃琳娜有些错愕，她低下头，看到那叠手稿。手稿安稳的躺在前台桌上，像是在告诉埃琳娜，这并不是一个跨越时间和次元的幻梦。

图书馆里安安静静，却隐隐约约还残留着那位东方女士最后的叨念。那声音很轻，就像一阵来自台伯河畔的风。

“我从北方来，道途阻且长；

我向北方去，梦魂归故乡。”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责任编辑：黑子，黑泥型芙芙绘图）



我悄悄的前行
夜幕静观，星与月的舞
我默然潜入幽暗
我与深渊呢喃，祂却沉默
我与静谧共舞
十指捧不起一滴鲜血
回声于灵境轻颤
静谧虽去
我亦无言

猎人走上海岸
她们祈祷，无忧的安眠
只是，天不遂人愿
潮水涌起，遮蔽了灯塔的微光
脆弱的牵挂纷纷断裂
我于无光的舞台上
独舞
思绪流转，我不愿想起
卿已不再



看啊，名为风暴的幕布即将拉开。
归家的路人来来往往，
顽皮的幼童不再玩乐，
繁华的明灯默如暗渊。
他们又怎会知道，未来何往？

只有鸟雀失去了欢歌，
生于自然的灵沉默不语，
微末的火焰在挣扎，
飞龙也不得不自我折翼。
生机中了无生机。

文明的繁盛以白骨为基石，
存续于脆弱的恍惚。
大地与星空创造静谧无言的幻象。
听，听啊……
他们在哭泣。

她的路还长，她还有
足够的时间去努力、去改
变……

我也一样。

临近期末，我想在即将
到来的冬日艺术节上用一段
小提琴独奏来结束我的第一
学期。

我向老师要来了节目登
记单，却迟迟没有填上名字。

我始终对自己抱有怀
疑，我总是能在自己的表演
中找到太多的瑕疵。

我能将原曲分毫不差地
复现出来，却无论如何都无
法还原初次听到时的那种心
情。

在离艺术节开幕还有一个
月的那天，我如往常一样，
找了个无人的角落练琴。

几曲过后，才发现有个
学姐在后面看我。

我担心自己打扰到了
她，便轻声向她道歉，告诉
她我是新生，不知道哪里适
合练琴才选了这里。

她摇了摇头，没有在意，
并给了我一些建议，是关于
心态的。

她似乎能感受到我的局
促与不安。

我照她说的做了，效果
很好，这让我很惊喜。

离开时，她告诉我她叫
玛嘉烈·临光，已经毕业了，
艺术节布置需要人手，所以

才回来帮忙，如果我有需要
她的地方，她随时可以来。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会
去那里找临光学姐，请她指
导我练琴。

她也常在那儿等我，然
后我才知道，她并不擅长小
提琴。

一步

© M1887

她无法评价我技巧的好
坏，却总能敏锐地察觉到
我在演奏时的焦躁、犹豫、担
忧……以及麻木。

对我来说，这远比任何
学术上的指点要有效得多。

渐渐地，我和她聊天的
时间变多，练习的时间变少，
但我却对自己的演奏越发满
意。

在一次交谈中，我得知
了学姐想当一名律师。

我明白的，对中学生来
说，律师是个高大的形象。

没有流血牺牲，没有生
离死别，在最神圣的地方用
最公正的方式挽救生命，我
也曾对此抱有一丝幻想。

我只是没想到临光学姐
也会有这样的错觉。

我下意识地问她为什
么，本以为她会答出诸如正
义、公正这样的词汇，但她

只是坐下，开始给我讲起了
故事。

她常在假期去法院旁
听，在里面认识了许多人。

被诬陷的萨卡兹、被騙
走财产的库兰塔、被赶出家
园的佩洛……

她和我讲了这些人被生
活强加的苦难，讲了他们重
获清白时的喜悦，还讲了
他们在走出法庭时，眼里重
燃的希望。

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
我她为何想当律师，但我又
感觉她的每一句话都在回
答这个问题。

去帮助每个眼前的人，
而不仅仅止步于“正义”的
概念上，这或许就是她想
成为律师的原因，同时也是
她帮助我的原因。

“对你来说，赢得一次
判决，意味着什么？”我问。

“意味着又一个好人拿
回了清白。”她简单地答到。

我隐约感受到了什么，
却还是没能理解她。

艺术节那晚，落雪铺满
了整个舞台。

临光学姐一整天都在准
备器材，我也没有再去打
扰她。

但直到我走上舞台，开
始表演前，我都仍在想着
和临光学姐的谈话。

我知道她有什么没说，
那些逃脱制裁的坏人，那些

Artist / LOFTER @ 网络金毛控
文 / knowledge

仍受冤屈的好人，这样的人她恐怕见过不少。

那为什么，她还会有这样的热情？

灯光打了过来，我架好琴，闭上眼睛，开始了演奏。

我在其他学校读初中时，会在节日时穿上华丽的礼服，站在舞台正中央，把练习的曲子分秒不差地演奏一遍，然后台下就会响起掌声，接着大家就会夸我，与我合影。

我会尝试鼓励他们，但他们还没听清我说了什么，就开始表示赞同，并说我善良，又说我谦虚。

带着过去的回忆，带着对学姐的思考，我踩着舞台上的落雪，向前迈了一步。

我也幻想过外面的美好，幻想过一个充满正义的世界，幻想过浪漫、幻想过诗，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第一次听见了我现在演奏的这首曲子。

我开始放开脚步，在激烈的时候大踏步前进，在舒缓的时候缓缓后退，然后转身、踮脚、回头。

一个好人拿回了清白有什么用？

我仅在今晚受到瞩目又有什么用？

一步，能跨多远？

曲子逐渐舒缓，我睁开眼睛看向台下。

聚光灯打在我身上，台下一片黑暗，仅能看到前两排。

这时，我注意到了初中的学妹。

她在和我对上眼神的瞬间就别过了头，但我还是隐约看到了她眼里的东西。

不同于我过去看到的眼神，不是赞美、嫉妒、渴求……而是向往。

她想成为我。

镇上的法庭常有学生去旁听，在过去的某一次，坐在旁听席里的临光学姐，也是那样的眼神吗？

许久以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时的我……也是吗？

最后一个音符归入沉寂，短暂的沉默后，掌声响起，灯光从我身上移开，回到了观众席。

随后我才注意到，有着那样眼神的人，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我忽然想起了临光学姐和我讲的那些故事。

一个好人拿回了清白，更多的好人在暗处注视着。

希望在眼里燃起，光在人群中传播。

我向他们行了个礼，走

下了舞台。

我记不太清当晚后续的节日有哪些，我只记得大家似乎都很热情。

表演结束后，我找到了临光学姐，帮她一起搬运需要收走的器材。

之后，我又和她聊了许多，关于她的理想，关于我的期望。

她并没有放弃对公正的追求，只是她无法忽视眼前的人。

她的路还长，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努力、去改变……

我也一样。

她第二天下午就离开了，我在她上车前叫住了她，并向她递出了一张节目登记单，希望她能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我没有注意她当时的表情，只记得我收起卡片后向她表示了谢意，然后告辞，小步离开。

在经过拐角之后，我的步伐轻快了许多，而后又变成了小跑，也再止不住笑意。

那是我自己临时做的节目单，时间在两年后，我在学校的最后一个艺术节。

《探戈舞曲》

表演者：薇薇安娜·德罗斯特、玛嘉烈·临光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责任编辑：广英）

Artist /
文 / 瑶濯



薄色的夜
无声的纱
月光在夕阳下流转
是黯淡的星光或黎明的轻响
欢悦编织提琴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

舞台上余音绕梁
舞台下各自成章
晨雾扬起泛黄的波澜
一曲的终章
歌者与舞者走在风中
教堂在生长



未散的硝烟无言弥漫
黑色的君王于大地上远眺
魂灵回归故土，为其加冕
尸骨分崩离析，它们悲泣
恐惧千年不朽

挚友沉默不语
我是你的刀剑，是你双手的延伸
是你光辉王座之下
布满肮脏鲜血的倒影
我亦不悔

女孩扬帆起航，轻吟悠扬诗章
怒火不存，一切随风而逝
纵使前路遍布荆棘
一步，一步
踏上未竟之路



星尘

◎ 广英和荣耀

离别本不应如此悲伤，因为我们都终有一死。

序

我听到了观众席第一排，簇拥着选帝侯的几位贵族们在窃窃私语。而她坐在角落，缺了一只眼，少了一条手臂，伴随钢琴声对我微微的笑。

不说话的疯女人难得的露出安详的气息，似乎在念想，又似乎在享受。我所做的只是借着琴声，向她伸出手，妄图去触碰她眼中的那个世界——但是她拒绝了。

“呆子，天空不适合你——我也不适合你。”她对我笑，我却流出了泪，“深爱我吧，想念我吧，亲吻我吧；思念我吧，抛弃我吧，最后忘掉我吧。”

曲终结束，我的泪水滴落在琴键的缝隙间。而她带着笑消逝碎裂，铺洒成漫天星尘。

满场掌声。

我躺在苹果树下，眯眼享受莱塔尼亚午后的阳光。这时莉泽从树上掉了下来，砸在我的身上——我的脑壳和她的脑壳发出响亮的一声磕碰声，痛得我大喊出声：

“莉泽·迈特纳！你的角差点戳到我了！”

她用手撑起自己，眨巴了几下那双如

泰拉双月般一明一暗的眼睛，以一种非常暧昧的姿势趴在我的身上。我还记得那时候她说的第一句话——而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那句话是一层可悲的厚壁障，将我和她隔在两旁。

“勋伯格啊，你说奇不奇怪，我为什么是向下掉的呢？”

那年我八岁，她九岁。阳光调皮地和树荫跳起交际舞，我成为她眼中倒映的一缕好奇。

“哈？”我一挑眉，“那你还能掉到哪里？掉到天上？”

她欣喜的点头：“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一种无语感汇聚成惊讶，上浮到喉咙又被咽了下去，最后呈现为一双像是在看神经病一样的瞪大眼珠。莉泽无视了我的错愕，不缓不慢的从我身上爬开：“虽然我也是刚刚想到……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不管是苹果，玻璃杯，还是我，居然都是往下掉的耶！一切东西在空中不会上浮，也不会四处飘散！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一种叫重力的东西吧？而且你想啊，如果我们不能站在地上的话，就不能好好生活了。”我扭扭脑袋，让角和草坪接触的更舒服些，“据说能浮空的法术也不是没有，比如那位巫王创造的……”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差点说出那个名讳，吓的赶紧止住口。任何一个莱塔尼亚孩子从小都会被父母教导“不要念出那个名字”，以防招来无踪无影的恐怖诅咒。不过莉泽的脑袋显然少了根筋。她傻乎乎的接过我的话茬：“欸，巫王的浮空法术啊，真神奇呢！或许巫王他就知道“掉下来”这件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吧！不得了啊！”

阳光慵懒，就像是巫王他老人家的“宽宏大量”——他还不至于仅因一个小女孩

的童言而怒下天谴。想到这里，我也放松下来，继续享受下午的阳光。莉泽还在边上兴奋的吱吱喳喳，但我只是随便附和几句。很快，我便在临近夕阳的日光浴中昏沉睡去了。

二

莱塔尼亚的一大特色是普遍的责任义务教育——所谓“普遍”是“重量不重质”的另一种说法。在这样的“特色教育”下，莉泽却展现出惊人的法术天赋：十二岁时她施展源石技艺搓出了个一米半径的大火球，差点把整条街炸掉；而我法术资质平平，耳朵却比常人稍稍敏锐些。

结果就是，莉泽年纪轻轻便被一位高塔术士带走，成了前途无量的法师学徒之中最天才的那一个；而我则进入了普通的音乐学校，和百分之九十九没有源石技艺天赋的莱塔尼亚青年一起，学习乐理并昏昏度日。

我十六岁时，学习重点是钢琴——实质上我的乐感和施法能力一样平庸，和那些音乐天才根本没法比。自从分开之后，我和莉泽好几年没有见面，所以在她喊我那一声“嘿！呆子勋伯格，弹得真不错！”时，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那是钢琴房，位于学校的四楼。我为了不被打扰，明明锁好了门——但莉泽的上半身从窗户里探进来，就像一条白香肠一样挂在窗框上跟我打招呼。这种突然的“莉泽风格”吓到了刚准备合上琴盖的我：随着莱塔尼亚粗口脱口而出，屁股无情地从坐垫上跌落，传递痛的感悟。

“欸，呆子，你真不经吓。”莉泽撇撇嘴。

我抓住钢琴腿让自己爬起：“拜托！不管是谁从四楼的窗户外突然爬进来，都很吓人的好吗！”



“哎呀，不是爬啦！”这根带羊角的白香肠晃悠两下，从窗框上跌进钢琴房。她的五官几年来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平庸中带着点可爱；那双泰拉双月般的眼睛一明一暗，一如曾经。眼睛的主人正扶着墙：“哎哟……这地板真硬。”

“喂，你先解释清楚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又着腰坐回钢琴垫上。

“啊呀，很简单啦，是浮空的源石技艺。”她靠着墙站好，灰头土脸掩盖不住那种自满的气息：“虽然这楼的三层高度是理论极限，不过我还是飞进来啦！”

“我记得这里是四层来着。”

“对啊，所以我刚刚临时更改了施法方式，消耗更大，飞得更高！虽然是第一次尝试，但是效果很不错……”

我打断她：“第一次尝试？你就没想过如果出什么岔子，你在半空掉下来了怎么办？”

她一愣，舌头一吐，眼神不自觉地飘移开来。看样子她真的没想过，脑袋缺根筋的傻姑娘。

于是我端正的坐在钢琴前，她不那么典雅的靠在窗边，一时间我们相顾无言。这种无言成分复杂，一部分是因为好几年没见，我不知道应该对大一岁的童年好朋友说些什么；另一部分则是不晓得儿时那些话题她还感不感兴趣；当然，还有一点点的出糗难堪。不过看她刚才那胡来的样子，我不由放轻松了些：莉泽还是那个莉泽。

最后还是傻姑娘先开口：“呆子，其实我找你是想要呢，额，拜托你办件事！”

这语气欢快的不像是在求人。

我勉强点点头，片刻后突然反应过来：“等等，你先说清楚，什么事情？”

“嘿嘿！”她坏笑一下，蠢蠢的脸上写满了不择手段，“你现在的老师，是那位大名



鼎鼎的音乐和源石技艺双料天才，舒伯特对吧！”

“嗯，所以？”

“所以呆子！既然你是他的学生！就帮我把他珍藏的！源石技艺施术单元！给偷过来吧！”

三

“所以呆子！既然你是他的学生！就帮我把他珍藏的！源石技艺施术单元！给偷过来吧！”

她高举双手，每个语调停顿都往上狠狠抬上一节，恨不得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正在怂恿我偷东西。我的惊诧也随着她的语调一并变高，最后终于克制不住。

“你说啥？你想让我去偷舒伯特老师的东西？”

她带着傻萌傻萌的笑容，仿佛在告诉所有人“我没有坏心眼！”

“不是，说清楚为啥啊！”我挠挠头。

“为啥？啊咧，原因的话，呆子我感觉你不会感兴趣的——帮我就好啦！”

我有些抓狂，伸手继续抓头发：“你不说清楚，我怎么敢去……”

“欸，一定要说清楚你才肯帮忙吗？”

我回给她一个杀气腾腾的默认。

“好吧，真拿你没办法。”莉泽掸掸裙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很多年前……七年前，还是九年前？哎呀不重要啦，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一次是在苹果树下……欸，是苹果树还是刺果树下？欸……”

“讲重点！”

“反正就是我们小时候有那么一天啦，我好像和你说过来着！”从一开始不明所以的回忆里走出之后，她找到了重点，言语组织也清晰起来：“我记得我当时问你：“为

什么一切都是往下掉的呢？””

我的头逐渐不受控制的偏歪，耳朵里仿佛飘出一个漫画一样的问号：“所以呢？这和你叫我偷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哎呀呆子别急嘛，真没耐心！”她撇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所以我一直在大法师的教导之外，研究一切悬浮漂浮的源石技艺哦！为什么这种源石技艺，能够克服万物向下的趋势呢？探究这个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吗？”

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件事情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只是看着莉泽欢快的神色，就没有打断她。

“这种悬浮飞行的源石技艺也有好多种。你听我说哦，最常见的悬浮法术其实并没有克服向下的力，只是用各种方式在自己和气体之间产生排斥来飞起来；还有一些稀有的源石技艺，大多是天生的，能够操纵重力。不过嘛！你知道的，莱塔尼亚曾经也有一位法术大师，创造了独特的浮空术……”

“巫王。”我下意识的念叨出这个忌讳的名字，又连忙捂住自己的嘴。

“对！巫王的独特浮空术，据说灵感来自他有一日，观察泰拉浮于空中的那对双月！”傻姑娘倒是毫不忌惮，大大咧咧的直呼巫术宗师的称号。我不由得想，这家伙能活到今天真是奇迹。

她没有理会我奇奇怪怪的神色，继续说：“巫王留下的浮空术，以我浅薄的知识看来，原理层面上和其他几种法术或者先天技艺都不相同！所以我就想解析它，看看这种不同到底来自于何处，又能否为我解释“为何万物都在向下”这个问题！”

“解析‘祂’的法术……你水平够吗？”

我以为她会回答我“够”或者“肯定没问题”，没想到莉泽一伸脖子，满是自信的大喊：“我不知道！”

我用一种看宪兵卫队和盗贼的共同敌人的眼神看着她。

“我怎么知道啊，我又没解析过巫王的法术。”她吐吐舌头，“不过嘛，我很快就会被授予“术士”身份，不再是学徒了！既然他人人都承认我的进步，解析个法术不也是小菜一碟吗？”

她说着说着，一拍脑袋：“哎呀，光顾着跟你解释，忘记告诉你帮我偷东西的事了。”

“其实你问的也没错啦，以我现在的水平，不借助外部力量，确实有些自不量力。不过，如果有高级的辅助材料，比如核心是产自谢拉格的永冻冰晶的施术单元辅助的话，我就有很大把握啦！这种特别的施术单元珍贵且稀少，但是你的老师却刚好拥有，所以，嘿嘿……喂，你有没有在听啊？”

我一言不发，挺严肃的看着她——实际上我只是被她绕晕了，还在大脑里捋清这个一根筋女孩的逻辑。她看我没有回答，便自顾自的从墙边走来。

空白的半秒，我察觉到那对看着我侧脸的一明一暗的眼睛；正待转头做出回应，双肩却感受到一股难以违逆的推力。失衡的重心猛拽着我拉近长方形的钢琴椅垫，将我推入这十六年来最长的一秒中。空间如电梯下坠翻滚，视野自下而上运镜，地面，裙摆，羊角，泰拉双月般的眼睛——在后仰的景物中，莉泽突然成了画面的中心，而黄昏的阳光从窗中浸入，屈服在她背后，光幕如崭新的黎明。

一秒钟，温度变化了，我似乎感觉心在跳，比积水更清凉，比艳阳更热切——

一秒转瞬即逝，我的后背触碰柔软的钢琴椅垫，她收回了她推我肩膀的双手。

“清醒了吗？勋伯格，帮我弄来那个施术单元，满足我这份好奇，我们一起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咋样？”



四

她拿起我递过去的施术单元，翻弄检查了一下，兴奋地大喊：“居然是真的！呆子，你偷得可真快！”

我们见面的地方是九十九音街的露天咖啡馆，所以莉泽这一声大喊无异于黄油坠入热锅，迎来一阵旁人的炽热目光。我赶紧伸手按住桌对面那块黄油的嘴：“你小声点！还有这不是偷的，是舒伯特先生借给你的！”

她瞪着眼睛，于是我满怀不安的将手收了回来。好在莉泽没有继续发病，“难道说，这是舒伯特给你的？”

“嗯。”被她盯着，我有些不自然，缓缓别过头。

就在几天前，我满心都充斥着“我不该去偷”和“我应该怎么偷”的想法，弹琴弹得一塌糊涂。十五阶序曲弹到一半，舒伯特老师把我叫停。

“你先下去，咳咳，让芬迪来谈。课结束后你留一下。”

我记得，我当时手脚冰凉，如坠冰窟——老师相当严厉，哪怕是天才，若其不认真不努力也从不宽容，更别提我这种蠢材了。我呆呆的回到学生中，脑子凝滞成浆糊。

审判之时来的很快。在所有人弹奏结束后，老师拍了下手，作为下课的信号。我低着头，慌张使得五感混乱，不敢说也说不出什么，只能听见地板上他人起立的阴影，看见人群接踵离开教室的脚步。

老师伸手敲琴盖，我才敢抬头，用眼角余光偷偷瞄一眼。舒伯特先生站在琴边，一只手放在钢琴上。他像是看着我，又像是看着我的背后，目光有些飘忽——他的



眼中没有严厉或是谴责，只有些许若有所思的光在闪烁。

“你今天的弹奏情绪很重，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老师说。

我不敢搭话，勉强点头。老师见状，示意我坐到钢琴前。“把刚才的序曲再弹奏一次。”

小心翼翼的摸上黑白琴键，我尽可能的集中注意力。曲乐刚进入中段，老师就伸手放在我肩上。

“轻重浊音混杂，fa，so 两音转的地方该快不快，该慢不慢……咳咳，咳。”他的声音很严厉，不过咳嗽后却缓和下来，“本来我应该责备你的，但是你的曲子却洋溢着情绪，这很难得。十五阶序曲是舒缓的曲子，若是换一首乐曲，你的这种急促就能放出异彩。不过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你弹奏的极其差劲的事实。”

我羞愧的低头，眼神和黑白键之间的缝隙较起劲。舒伯特先生将面前的乐谱取走，换了另一张谱子：“弹这个。”

谱纸很大，上面稀稀拉拉布满了一堆音符。我快速浏览了一遍，有些惊惧和迟疑：这首曲子曲速很快，换手频繁，颇有难度。迟疑间，老师轻轻地握住我的手放在琴键上：“放开弹，你有这个水平。”

第一个音响起，第二个音紧随其后。在意识回归身体之前，手指已经带动音符在键盘上溅起一排水花。意识飘忽，一刹那间我听到了窸窣的雨声，雨随风而坠落，在空中凝聚为一，噼噼啪啪的叩击青草地；逐渐的天又晴了，很突然又很自然，只有风和干湿得益的空气在不安的喧嚣。阳光和树荫就像是伊比利亚的剑客，相互试探又交融交汇，而她在光亮下，看着我，眨巴她那双明眸分明的眼睛，逐渐绽放出大方自然而又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在树荫下，呆呆地看着她，不知道

应该说些什么。光暗分割于我们之间，我头顶的树荫下着雨；她却毫不避讳阳光，大方的任其撒在角上。

“勋伯格，弹得很好哦，休息一下吧。”我听见她说。

雨停了，阳光也不再抛洒，我愣愣地看着，莉泽的身影从琴键木漆的反光中消失了。怎么停下了？我是做错了是什么吗？我弹错了，我失误了？

舒伯特先生的声音似乎带着些感慨，又暗含笑意：“咳，唉，真好啊。”

“我……”

“这部分十六钢琴情歌弹得很不错，如果不是运指指法的生疏，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第一次弹……咳咳。”

我低头，看到了自己那双勉强还算修长的手。老师咳嗽片刻，接着说：“能弹得如此富有情感而暗含变化，你已经和这首曲子起了共鸣——有喜欢的人了吗？”

我的背猛然挺直，一股寒战自下而上攀爬，神经电流的冰镐一下一下凿在脊柱之峰。“没有！”

一般来说，否定的很大声，都代表心虚。

老师没有追问，这位源石技艺和莱塔尼亚乐理的双重大师只是拍拍面前不知所措的青年的肩膀：“别急着否定，你还年轻，有很长时间能想清楚这件事。不过你要知道，我们是音乐家，是情感的表达者，是艺术的奴仆。只要你记住深陷其中的感受为何，你演绎出的乐曲就能打动他人。”

“你以后在每个周末，都和卡洛琳他们几个，来我家里练练吧。”

“你就这样成了舒伯特的私传学生？”

莉泽整个上半身伏在桌上，羊角几乎要伸到我的咖啡杯里。我把杯子往后挪，回答她：“音乐方面的私传学生，舒伯特先生只教音乐，不教源石技艺。”



黑的破损口却散发阵阵寒意。

巫王就是莱塔尼亚上空的阴影，哪怕死后余威犹存。一个小小的初入源石技艺殿堂的术士竟敢解析他的法术，下场就是这样。

半小时前，我在医院走廊上听到莉泽在嘶吼。那是撕心裂肺如同野兽般的吼叫，即使走廊上轻柔舒缓的音乐也不能抚平惨声中暗藏的恐怖和揪心。莉泽还在昏迷，巫王残留的一星半点精神余波仍旧在她的大脑中翻腾，好似刀片落入豆腐，刺激她的兽性，折磨她的人性。我感觉自己的心就像被一只手攥住，忽地一阵一阵痛。于是，在那不似人形的折磨之音暂且消停的片刻，我落荒而逃离开了医院。

我只是呆滞的走着，回家，没有思考，两耳空空，似是潮水海雾平息，又像阴沉天穹凝固。我该想什么呢？回忆她折磨如万千针扎的身影，假想她弯曲若弓的身形，空洞的右眼和消失不见的左臂？我坐在桌前，仅仅是稍稍念想，一抹不争气的东西就流了下来。空白的纸和吸满墨的笔躺在桌上，无言注视着狼狈的我，一言不发。

舒伯特老师说，我有喜欢的人了，难道是那个傻姑娘？开什么玩笑，她明明又傻，又笨，又一根筋，做事又不计后果……舒伯特老师也有看错的时候，她对我而言明明只是儿时的玩伴，这种揪心也只是出于对曾经好友的担心罢了。

泪眼中，莉泽站在窗外，阴影的交界处背对着我。她没有说话，安静地就像一团烟雾。我为什么会执着于她呢？一个数年不见，仅仅是最近才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愚蠢朋友？我看着那个完整的她，似乎听到了手在动，什么沙沙的声音传来。其实我是知道的，她并不笨，也不蠢；她是法术的天才，只是思维执念已经远离了我。两条线已经结束了交汇，哪怕一方再执着

“欸，真可惜啊。”莉泽坐了回去，勉强才有了点淑女的样，“不然我也随便学点音乐，和你一起去偷舒伯特他老人家的师了……”

我原本想说“你这样不怕被你的法术老师吊起来打吗”，但是转念一想这个傻姑娘连巫王的名讳都敢挂在嘴边，就没说出口。倒是莉泽催了一下，我才抿了一小口咖啡继续说：“我跟老师说，我有个朋友是术士。如果能得到您的特殊施术单元，她能在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他就把这个施术单元给我了。”

“欸，他老人家这么好啊！”泽丽伸出手指戳戳放在桌上的施术单元，发出嘿嘿嘿的傻笑。

“这是舒伯特先生借给你的，你记得要还。”我又强调了一遍。

她还在傻笑，片刻后才憋出一句：“放心吧！不会弄坏的！”

我叹了口气，看看她欣喜的眼神，又看看自己的咖啡杯。

谁放心啊……

五

莉泽没法交还那块借自舒伯特先生的施术单元，因为它把它弄坏了。

同样弄坏的还有她的右眼和整条左手。

据说那晚，大法师发现自己的一根法杖被偷了，大为震怒，要召集那座高塔里所有术士和学徒予以纠察。然而莉泽始终没有出现，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去了她的房间。一开门就能看到女孩倒在地上，陷入昏迷，全身发烫。她的一只眼止不住流出冉冉鲜血，左手以诡异的角度弯折耷拉着，逐渐变成烂泥状。那根失窃的法杖就在她身边，已经折断了；同样损坏的还有落在地上的一块独特施术单元，明明焦



也不能改变渐行渐远的事实。

迷茫中，巫王从夜的雾霭里走了出来，带着冠冕，拖着华贵长裙。高大的他站在空中，低下头，看向莉泽，衣摆上的金线随风微微摇曳。我的呼吸屏住了，和他们坠入一个世界，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我的朋友直面莱塔尼亚最原初的恐怖，一动不动。

风声大作，巫王的袖袍中，无数闪电和黑夜在奔驰，在迸发。他低沉下来，语气威严却不严厉：

“伶俐的孩子，你可想与我同行？我能教导你，带你看清所谓巫术背后的奥秘，让你伟大，让你不朽……”

他的每个音节如轰轰雷声，带起周遭气浪翻涌。莉泽抬头看着他，不见畏惧：“为什么是我？”

巨大的阴影露出惨白的灰，无限的恐怖中透露出可怖的爱：“因为我们是同一种人。”

“我们可不是同一种人，我不要伟大，不要不朽。”莉泽否定了巫王。不过随之，她踮起脚尖，“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你的那些法术是怎么回事。教导我吧！”

巫王笑了，笑的嘶哑，笑的沧桑，笑的如同暮鼓晨钟轰轰作响。烟雾凝聚的乌鸦成片落地死去，我瞪大眼睛，看见他伸出干枯，苍白，扭曲的手，放在了莉泽面前。

“抓着我的手吧，伶俐的孩子——随我走吧，随我远去，我会满足你的求知和好奇，让你疼痛难耐，让你胆战心惊……”

“莉泽！别听他的！”喉头有什么破了，我愤怒而急迫地站了起来，一拳锤在窗框上。

莉泽消失了，巫王也消失了，无边的雾霭和实质感所凝聚的畏惧都消失了，只残留寂静的夜。我有些愣，头脑冷了下来，看清楚窗外只不过是两颗灰色的杨树，一

颗矮小，一颗高大。

我听到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发出啪嗒一声，回过头，看到那是我的笔。原本满墨的羽毛笔中芯干瘪，精疲力尽，倒是还在桌上的那张纸神采奕奕。纸上密密麻麻标满五线，三线和音符，演绎出一曲压抑中带着解放的曲目。

我看着纸，一种不真实感浮涌上来，仿佛我一下离真正的自己很远——只有仍带酸胀的手告诉我，这首曲目确实出自于我。乐谱的最后，笔迹渐干之处，是寥寥数个扭曲的字，我无意识间所留给这首曲目的名字：《Verklarte Nacht，升华之夜》

六

我之后又去了几次医院，却始终没能看到莉泽。医生说她需要休息，否决了一切会面申请。我看那医生眼睛里写着“健康人在这里没有人权，等你缺胳膊少腿了再和我讨价还价”，就没有执着。说到底，不知为什么，其实我也很害怕见到她。

舒伯特老师咳的越发厉害，学生们时常劝他去医院看看。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我还是将《升华之夜》的乐谱交予给他。我记得他拿到谱，看了一遍，又一遍，欣喜和惊讶挂上脸，变成了赞扬。

“你隐藏的才华被开发出来了——我没看走眼。咳咳，咳咳。”

说来惭愧，青涩笨拙的我缺少改谱系和校准音区的经验，曲子最终地完善还是舒伯特先生做的——但是先生仍坚持让我单独署名，没有分享这份成果所带来的名誉。据说这首曲子引起了小规模的震动，不少批评家和鉴赏家都对我产生了兴趣。

我先是稀里糊涂在舒伯特先生的演奏会上为他做复调，后来先生安排我为他弹奏开幕曲。十七岁生日那天，先生安排我

为一位伯爵和几名鉴赏家表演升华之夜。说实话，每次弹奏这首曲子，我的意识都仿佛回到了那个迷离的夜晚，而当意识回归的时候，曲目已经弹奏结束了。我当然不知道自己弹奏的怎么样，但是看到老师欣慰的眼神和几位听众藏不住赞叹，想必效果还不错吧？

我愈发尊敬我的老师，舒伯特先生。除了无私的音乐教导，还有另一个原因：在莱塔尼亚，源石技艺施术和音乐总是分不开的，一位不通晓源石技艺的音乐家会受到无形的歧视。但是老师从不教导我源石技艺，他也知道我对法术不感兴趣。

一个中午，坐在餐桌前时，他突然对我说：“孩子，你是天才。”

“哪里哪里！”我连忙否认，吓的叉子差点没拿稳。

“不，我是说认真的。对于我们来说，音乐和源石技艺具有通感，大多数莱塔尼亚音乐家都能通过施法的经验寻找音乐曲调的韵律，因此莱塔尼亚盛产乐手和术士。但是你没有依靠法术，仅仅依靠体感和感情感悟就走到了今天这地步——这已经胜过了我，胜过了无数莱塔尼亚的音乐人。”

“咳咳，所以啊孩子，你不需要为自己在源石技艺上的笨拙而感到自卑。你可是 not 依靠源石技艺创作音乐的天才啊。”

我有些恍惚。愚笨而平凡的我，居然也能和天才搭上关系吗？然而先生咳的愈发厉害，憋回了我谦虚反驳的言语，于是这个话题最终也不了了之了。

这两年，我愈发被赞誉：莱塔尼亚音乐届称我是新一代音乐家中的佼佼者；报纸更是称我为“不会法术的大钢琴师”。不知不觉间，我凭借着《升华之夜》和几首后来的小曲，似乎已经将同龄人甩在身后。不过两年来，我几乎没有再和莉泽见面。



和我不同的是，莉泽自从活下来后，就从天才的云端跌落，在术士的领域一蹶不振。

解析巫王法术，偷取老师的法杖，这两件事对仍在学习的术士来说，无异于犯下忌讳和重罪。但是念在其拥有出色天赋，莉泽只是被大法师象征意义的惩罚了一下。没想到的是，自此之后，莉泽就一发不可收拾的走上歪路——据说她开始研究一些冷门或是莫名其妙的咒术，还经常违逆其老师。结果她的施法专精偏离了几乎所有主流源石技艺方向，她也逐渐成了术士们眼中的怪胎，一个荒废青春的“傻子”。

最终，她被剥夺了术士地位，逐出术士高塔。天才陨落，据说不少术士今天还会用她来作为反例告诫学徒。

七

她打开门，看到是我。

“进来吧，小心门边的那些材料的边缘，它们能把你的脚趾割断。”

我小心地跟着她进入房间，打量起来。这间屋子里没有床，手稿和各种素材铺满地板，工作台上满是各种我叫不上名号的施术零件。这就是莉泽如今委身所居的地方，位于城外，移动地块的边缘。

“如果你也是来劝我，或者责问我怎么堕落成今天这样的，那还是请回吧，我的时间很宝贵。”

她不再活泼，不再“愚蠢”，反而在我眼中阴沉冷淡了很多。天才傻女孩莉泽已经是过去式，如今二十岁的她一只衣袖空空如也，右眼的洞被头发遮住。她坐在椅子上，仅存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天花板，等我的回话。

因为房间里的椅子只有一把，所以我仍站着。“你是不是在那次解析“祂”的法



术的时候，知道了些什么？”

“哦？”她一挑眉毛，“你怎么知道的？”

“小的时候，你跟我说，你的梦想是成为术师，通晓世界上的法术，弄明白一切“为什么”。我靠在墙上，“我不能理解这样富有求知欲的你居然心甘情愿抛弃术士的名号，不再学习莱塔尼亚源石技艺。所以一定是当初，你在解析巫王咒术的时候知道了什么，让你成为今天这副模样。”

我每说完一句话，她瞪我的眼神就锐利一点点。在我说完几秒后，她才慢悠悠地回话：“……你很想知道？我变成今天这样的理由可能对你而言无聊透顶，甚至可能在你听来只是些疯言疯语。”

我点头。

“你确定？我原本想说服那个老头，就是我原本的老师，结果花了两年没成功——他不相信我真的能够解析出巫王源石技艺的奥秘。我可没有耐心和你解释一遍又一遍。”

“我想知道。”我回予她确切的回答。

女人的眼神像是锐利的尖刀，一层层的刺破我的面皮，肌肉，以挖掘我那暗藏意图的大脑。直到我感到不自在，甚至有些尴尬的时候，她才开口说道：“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那棵树下，我问你的问题吗？”

因为十六岁在钢琴房的那个下午，我对她的这个问题仍留有印象：“我记得当时，你问我为什么一切都是向下落的。而我的回答是“重力”。”

“是的，重力。他来自我们脚下的，移动地块之下的大地。”她顿了顿，酝酿片刻：“勋伯格，你相信我们脚下的大地，所有的岩石和海水，本质上只是一个球吗？”

“哈？”

她点点头，等着我的回应。

在确认她确实是这么说的之后，我凭

借本能的反驳：“这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假设，接下来所有我说的内容都只是从无数假设中推导出来的。”她打断了我，“不能接受的话你就可以走了，不然只是在浪费你我的时间。”

见我没走，她有些意外，接着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球，也可能不是球，但总之是一个物体。我们泰拉人就像蚂蚁置于苹果，不，蚂蚁置于卷心菜，以很小的寄生物一样的方式生活在这个球上。这个球很大，它的中心在产生力，来将我们和身边的一切拖向它。因为球面实在太大了，所以这个力在我们看来，是向着平整的大地的。”

我低头看向地面，思索起她说的话来。片刻后我抬头问：“这些都是你的猜测？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推论的？”

“准确的说，是许多猜测中的一个，我之前还有过“空气是一层层向下施展力的膜”这样的假设，不过后来被我自己否决了。”

“这就又要说回巫王创造的独特悬浮源石技艺：这个法术的本质，是短暂的引导并放大一个来自于我们头顶的力量，来抵抗重力。你知道这个力来自哪里吗？巫王在撕碎我的大脑，左手和右眼的同时告诉我，那个力来自于月亮，太阳，或星星。”

她看着我，原本冷漠的眼神中竟透露出一丝丝兴奋和癫狂：“所以，我们头顶的太阳，月亮，或者星星，本质上都是和我们脚下这块“大陆海水球”一样庞大的球。星星们在我们的眼中呈现点状，是因为他们太远了，就像你在雨天看街对面滴落的一滴雨滴。这也意味着——我们眼中的莱塔尼亚，乃至泰拉大陆，恐怕都只是真实世界的小小一部分。”

“自从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再也无

法安稳地睡着觉了。这是对的吗？我们的头顶真的还有这样庞大的世界吗？高塔里教授的循规蹈矩的法术和他们讨论的恩恩爱爱，贵族权势都不再能够吸引我，我只想验证，见证，亲眼见识这个世界。”

她吸气，口出狂言：“我，要进入天空。”

八

我对天空的印象，不过飞鸟，云朵，变幻的天气。所以莉泽说出狂言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仍旧是荒谬：“依你这么说，乌萨斯军队的火炮无人机早就飞上天空了，乌萨斯人怎么没说天上有球状的……”

“他们飞的不够高。”莉泽不客气地打断我，“我所说的“天空”是无人机所无法触及的领域。”

“……就算你猜测的一切都是真的，你成功飞上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问。

“你帮过我，搞到了一个特殊的施术单元，还记得吗？”

她没有回答我“所谓的意义”是什么，但我却出乎意料地有耐心听她继续说：“那个施术单元，特殊在其有一块独特的核心——来自谢拉格的永冻冰晶。这种源石冰晶数量稀少，永远不会融化。在我解析巫王法术的过程中，那个损坏的施术单元功不可没。勋伯格，假设有一件事情，需要消耗某种资源去做，就像我消耗了那块永冻冰晶一样，而泰拉大陆上所有的这种资源都用完了……”

“这件事就做不成。”我回答她，也隐隐约约明白了她的意思。

“虽然我们感觉泰拉大地地大物博，无穷无尽，但是实质上，我们的资源总是有限的。看看今天，乌萨斯仍旧在和卡西米尔摩擦，玻利瓦尔每天都在打仗，我们忙着消耗资源，把更多的源石炸弹投到其他



人头顶……我害怕未来有一天，泰拉大地是贫乏的，我更害怕未来的我或是未来的某个人，会因为这种贫乏而失去探索未知的机会。”

她说着，眼中有光：“所以，我要飞上天空。如果我是错的，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寻找下一条路。这不是什么问题，而是希望啊——满足我求知的私心的希望，寻找泰拉大地新出路的希望，提早我们终将走出未来一步的希望。”

她指向天空，仿佛万千星河的光芒穿过屋顶正在对她闪耀：“如果我是对的，我们将会收获万千泰拉。”

我有些迷茫，眼神顺着她的指尖离开，最终又落回她的脸上。说实话，她所说的话仍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些东西离我太过遥远，却离她那么近。只是我发现她没有变，那个一根筋的，愚蠢的，似乎和我不在一个频道的莉泽仍旧是那个莉泽，心里便又没由来的开心了，只是带着一点难受。

“嗯。”

出神之时，她突然站起来，抓住了我的手：“勋伯格，我们是朋友吧，你相信我吗？”

我慌乱的抽回手。突然面前一幕和过去重合，钢琴房里那个笑嘻嘻的，求我帮她偷东西的女孩又站在我的面前。下坠，下坠，心似骄阳映照潭水。女孩成了女人，但仍是一个人。

“你是长久以来，第一个相信我，愿意主动听我说这么多的人。帮我吧，帮我登上天空吧！我只需要看上一眼便心满意足，而天空中那一切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价值和财富都归你。”

“帮我吧。”

她是莉泽·迈特纳；她不美丽，缺了手和眼；她是一个不像莱塔尼亚人的莱塔尼亚人，和这片大地格格不入。我被她如同



孤月般明眸不定的眼睛盯着，终于意识到，舒伯特先生没有说错，一直以来都只是我没能认清自己的心意。

“我帮你。”我说。

九

在他人眼中荒废堕落的数年，莉泽已经想方设法，尽可能多收集了关于天空的信息。她告诉我不少她所面对的问题，我却只能听懂其中一些：比如离开地面摆脱重力需要巨大的速度，但是这样的速度在空气中会产生热——我知道钢琴弹的过快，琴内部的击锤会发烫，却不知道这种小小的温度变化也会带来巨大问题。

莉泽推测，这些空气可能是被重力拉扯到地面上的，也就是说在某个高度开始，空中将没有气体，高速运动不会带来高温——但同样因为没有气体，人也无法呼吸。她想方设法大概算出了这个高度的值，奈何在这方面愚笨的我看不懂她的推演。我说看不懂的时候收获了她一个白眼，虽然她自己对这个结果也不太确定。

莉泽说，她最先的设想是，制造具有足够动力的载具来将她带上天空。只是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否决了——巨大体积的载具意味着需要充足的动力。她既缺少足够的材料，也缺少足以支撑载具上升的动力源。同时，巨大也意味着笨拙，莉泽希望“尽可能灵活”以面对升空时的突发情况。

我开始收集各式各样的源石技艺产物和术士用品，以供莉泽之用。很快，在音乐家间流传起了“青年钢琴家勋伯格喜欢收藏源石产物”的说法。不乏有恶毒者猜测，我的这种收集行为，是不是因自身源石技艺适应缺陷的报复性反应。

对于这种流言蜚语，我只是一笑了之。

真正让我担忧的，是舒伯特先生的身体。

在三个月里，舒伯特先生的咳嗽恶化极其严重，如今已经不能下床走路了。我站在床边，看着他虚弱的躺着，心里如针扎般难受：先生如我的第二父亲，没有他就没有如今的我。我看他想说什么，却咳得厉害，便想制止他；然而一口带血的浓痰已经飞了出来，溅落在痰盂边缘。

“老师，您是有什么要说吗？您先休息吧。”我低垂眼帘。

他摇了摇头：“勋伯格，帮我……咳，帮我把纸和笔拿来。”

纸和笔被放在他身前的床单上。先生勉强靠着枕头，支撑自己半坐起来。他伸手，摩挲着羽毛笔的羽毛，似是感慨，又似是念想。我听见他低声的说道：“我看见了祂。”

“祂？谁？”

“祂。祂在问我，他告诉我，我的时候快到了，我要不要跟他走……咳咳！”舒伯特先生又咳嗽起来，精神愈发的涣散。他似是梦呓又喃喃自语，眼皮半合，看着天花板，手却抓起羽毛笔慢慢的动。

“咳咳，祂告诉我，那边有很多五颜六色的花，人们会在花草地上，跳欢快的圆舞……”

我赶忙站到床的另一边，看到了他手中落笔带起纸上的点点音符，“老师，要不您先休息吧……”

“别打扰我！”舒伯特先生突然愤怒的一抬手，病朽的身躯竟迸发惊人的力量，推打在我的胸膛。伴随着掌心推实，他像是清醒了过来，又咳了两声，看着我。

“咳……不，对不起。”

我沉默不语。

他抓着羽毛笔的手还在动，只是慢了，字迹像是扭曲攀爬渴望见到黎明的小虫。

“勋伯格……咳咳，咳。其实，其实我一

直很嫉妒你。”

他说话断断续续，名为肺的风箱似乎就要熄火了：“为什么，你能拥有无与伦比的体感，能够仅凭，咳，仅凭感性就创造出那首无与伦比的《升华之夜》呢？咳咳，我不甘啊，我嫉妒啊，如今借助死亡，我看到了祂，也有了，咳咳咳，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先生的手没有停，眼神中流露出恳求：“我不想死，可我也不想让这些乐符白白流过指尖……咳咳，勋伯格，求求您，别阻止我，让我写吧。”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看到了，那位魔王已经站在舒伯特先生的床边。祂沉默着，伸出一节节指骨拼凑的手，搭在先生的手上，帮助他矗立在生死之地的夹缝间，从无生无死的深渊中挖掘音符。先生突然瞪大了眼，手也快了，一串被浓郁的死亡气息包裹着的字迹堕落在五线谱上——死亡似乎是片深不见底的黑暗。那是各式各样的事物都为之绝迹的黑暗，亦是四面八方的空间都无限扩张的虚空，群星诞生于朱红的血色，又在旋涡的席卷中灭绝。一瞬世界出生入死，刹那宇宙成为过往。只有眼前的朱红火花，还确实确实存在着……

魔王站在朱红之中，对先生说道：“来吧。”

笔跌在地上，纸已经密密麻麻的落满生死间的悲怆和绝望。舒伯特先生被疲劳和悲伤逼迫得身心憔悴。简直就像在一瞬之间变成了迟暮的老人。

“……曲名叫什么。”我问。

“魔……魔王。”

《魔王》的手稿置于胸前，魔王站在身侧，夺走先生的生机。我和他，两位钢琴家相继无言的沉默，似乎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似乎是离别的眼前之景。

“会是一首好曲子的。”我说。

他抬头笑了一下，看着我，一咳。片刻后，他伸直脖子，对我说：“勋伯格……我不想死。”

然后他背脊松下去，坠落在床单上，死了。

十

“他死得其所。”

我蹲坐在房间里，看着莉泽。女人坐在桌前，用我叫不上名字的手法对她手中的精巧零件进行加工。她一心二用，一边动手一边应付和我的对话：“我认为舒伯特先生死得其所，他很幸福。”

“幸福？”

“嗯。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死亡能够成为一种经历和资本，为他毕生奉献的事业带来突破，那么这种死亡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她完成了手头细小零件的加工，捧着仔细检查元件的源石回路。我从她的侧脸中看到一种不清不明的向往，如同她亲眼见证且确认了舒伯特先生的死是一场完美的谢幕。

“但是他最后说他不死。”我拿起装着热汤的木碗，沾着白面包。所谓木碗，其实就是一块被源石技艺法术轰出坑的木头，莉泽长久以来就用这个吃饭，看得我于心不忍。我给她送了一些餐具，但被她拒绝了：她说家里没专门放碗筷的地方，也没洗碗的时间，而木碗方便制造，用完就能扔。

莉泽小心地用钳子架起零件，放在桌角的小箱子里。“我想也是，没有人想死。更何况他刚刚见证了音乐创作的无上境地，就马上就要被死亡的魔王带走——这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

说完话，她走过来，蹲在我面前看我吃白面包。白面包是我买的，在这之前莉泽吃的都是最便宜的黑麦糠面包，能吃出





木屑来。她抿抿嘴唇，似乎有些馋，“……话说勋伯格，我叫你来是干啥的来着？”

“……你说你有了新的升空方案。”我提醒她，傻女人。

“哦哦哦，对。”她揉揉脑门，转身从满地板的纸张中找出一张，放在我面前。“就是这个。”

纸上是一个小人，边上标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内容。我无奈把纸放在腿边：“拜托，我看不懂啊。你简单说说？”

莉泽的独眼一眨：“简单来说嘛。就是不要载具和一切辅助动力装置了——仅仅把我自己送上天。”

“哈？”

“对，用肉身升空。”莉泽重复了一遍，“我先前执着于借助载具，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动力源和保护方面的因素。但是如果放弃载具的话，所需的动力就会小上很多。至于保护方面，对于源石技艺施法者，在有足够准备时间和材料的前提下，就可以释放足够多的防护法术。”

“……你没有在说胡话？”

“没有。”她很确定的答复我。

我用手臂支棱住下巴：“你详细说说。”

“首先，我在地面上做好准备。准备主要分为三方面：动力，防护和空气。”她顿了一下，“如果高空真的因摆脱了重力而空气稀薄的话，我就需要自己准备气体。如果我没有算错，在升空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无空气飞行。”

“防护方面，首先毋庸置疑的，需要抵抗压力和高温的防护源石技艺。如果我上升的速度不快的话，咒术的强度可以不是特别强，但是持续时间必须足够长。其次，还需要抵抗低温的咒术作为备用，毕竟谁也说不清高空的情况。我们知道山顶比山脚冷，也许高空也是一样。除此之外还需要许多杂七杂八的源石技艺防护，以应对

不时之需。我的预计是，在升空时为自己套上三十层左右的各类法术护盾。”

她顿了一下，接着说：“最后是动力的问题。在升空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地面上起飞时，使用产自哥伦比亚的喷气背包。这样我就能以一个不会太快的速度，越过空气最稠密的地面附近。喷气背包用尽后就丢弃，此时进入第二阶段——使用各种具有强攻击性的源石技艺，利用发射这些源石技艺带来的反推力，来继续上升。这个过程不会很长，但是预计会把我加速到一个较快的速度。最后是第三阶段，我会裂解掉最外面几层磨损最严重的法术护盾，减轻重量的同时来释放一些夹杂在护盾之中的施术单元：这些施术单元被激发后会继续给我向上的力。如果我的计算没有错，第三阶段结束时，我已经进入了天空。那里应该是不会受到重力束缚的地方，一切都会漂浮在空中——我只需谨慎施法推开自己，就能调整前进的方向。”

她说完，看向我。听了这么多，我已经呆愣住，看她的眼神大概就像看一罐志愿当消防员的食用油。“可行吗？”

“可行的，理论上。”她看上去十分肯定，“不过为此我需要做足够的准备——我要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体重，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在升空过程中头发和卡普里尼的角没有任何作用，这些都要抛弃；除此之外，每一层法术护盾的位置关系，厚度强度都需要计算和设计……升空过程中我可以间断性的使用各种悬浮术，帮助自己抵抗重力。不过这些悬浮术的作用时间大多短暂，只能说聊胜于无。除此之外我携带的三种施术单元中，储能单元和施法单元用后就抛弃，能进一步减少我的重量”

“……不是，莉泽。”我抛出了我的问题：“光是护盾法术，你就要在整个升空过程中坚持释放并维持三十层，更别提那些给

你带来推动力的源石技艺了——你有这个能力和体力坚持完成全程的施法吗？”

莉泽沉默了一下，回答我：“原本是不行的，但现在可以了。”

我突然有种不安的预感，仿佛某种坏事和厄运正悄然向着莉泽靠近。她自顾自的解释道：“一方面，我还会制作很多储能单元，帮助我节省体力。另一方面嘛……我都忘记和你说了。”

她用仅存的右手掀起衣服，对我露出了小腹侧面——数块镶嵌在侧腰中的源石结晶赫然瞩目。橙褐铰接的结晶带来无形的恐怖，一时间一切疑问和惊讶都凝滞在嘴中。恍惚，莉泽的声音仿佛从很远传来，模糊不清。

“为了强化我的施法能力，我在几天前用一块源石结晶刺了自己几下。现在我也是感染者了。”

十一

我为先生的《魔王》做完了调音。这首遗乐超越了先生以往的所有作品，磅礴茫然而又诡谲玄幻。其于莱塔尼亚的音乐界带起了一片兴叹——一部如此循规蹈矩，而又风格迥异的突破之作，竟以一位音乐家的生命为代价，诞生自生和死的夹缝中，让人扼腕墓道，莫生惋惜。

又是一年，我时常和莉泽会面。这个疯女人会认真但不正式的跟我汇报取得的成果，告诉我她又发现了什么问题，取得了哪些突破。说实话，她说的大半内容我都听不懂，能做的也只是嗯嗯附和点头。我倒是为她弄到一些矿石病抑制药物的，但是她拒绝了：她希望自己的矿石病能够适当的严重一些，这样就能获得更强的施法增幅。

疯子。



我的音乐事业倒是进入了上升期，创作了不少组合曲，叙事曲和小调。虽说最为有名而至今无法超越的曲子仍是出道之时的《升华之夜》，但莱塔尼亚音乐界还是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但是我总是问自己，我满足吗？我幸福吗？这一切是我渴求的吗？我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天才，只是一个偶尔灵光乍现的胆小男人，甚至连对自己的心之所爱开口的勇气都没有。至少舒伯特老师在生命之末创作出了《魔王》，而我却害怕《升华之夜》会作为至高点，反衬出我平庸稀疏的未来下半生。

直到我收到了信，一封烫金帖，来源于一位我所不敢想象的贵族大拿。一位选帝侯阁下访问这座移动城邦，并邀请我这位“当下莱塔尼亚最有才气的青年音乐家之一”于其暂居之所进行演奏。在这之前，我从未对那些所谓的评优和赞誉有过实感，然而如今这种“人生之长”居然以如此赤裸裸的名为“前途”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给了我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至此，我二十二岁，莉泽二十三岁，我们之间的故事也将走向尾声。

十二

出行时间定在临近入夜的黄昏，这样刚好能赶上晚宴。马车在门口已经准备妥当，我打理好笔挺的西装，走出房门。

莉泽就站在街边不远处，看着马车。夕阳把她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显得孤僻而落寞。我看到她的时候，愣了一下——她的两只漂亮的卡普里尼大角已经消失不见，只在头顶留下两节短短的茬；她的头发倒还在，随风微微摇曳，像是在欣喜，又像是在哭泣。

她背着夕阳，脸上灰蒙蒙的一片。我看出来了，那是一种终将得到满足后的衰



落的颜色，一种不详的幸福的真现。我快步经过马车，站到她的面前：“莉泽，你怎么来了？”

“这应该是某位贵族的马车吧？勋伯格，恭喜你啊。”她脸上是淡淡的笑。

“额，其实是……其实是一位选帝侯的啦。”我不好意思的摸摸脑袋，小声的炫耀道。

她点点头，看着我，没有说话。我被她的独眼盯住，有些不安。突然我的怀里一颠，似乎被她塞了什么——低头看去，那是两沓厚厚的纸，纸面密密麻麻，写满内容。

“勋伯格，之前我向你寻求帮助，却从来没有回报过你，无论是年轻时让你帮忙偷东西那次，还是如今这几年。”

她低下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这些纸上的内容，是我整理过后的所有研究成果，并标明了哪些有商用的可能。当然，这些东西可能抵不上几年来你几乎无偿的帮助——只是这几张纸的知识和内容已经是我人生的全部了。”

说罢，她嘴咧了咧：“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没法兑现当年我给你的承诺。“我只需要看上一眼，天空中那一切价值和财富都归你”，哈哈，这话说得多狂妄啊。”

她说的很洒脱，却加重了我心底的不安。我又看到了她头顶的那对浅浅的角茬，突然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勋伯格，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打算今晚就升空。”

我以为我会尝试挽留，会痛哭，或是会为她感到欣喜——然而不知为什么，身体先一步做出了反应。我所脱口而出的竟然是：“你的头发怎么还没有剃呢？”

“……哈哈，哈哈哈哈！我这么严肃的来找我，你居然第一反应是问我这个！”片刻呆滞之后，莉泽笑了起来，笑的还是那

么愚蠢，“毕竟这是见你的最后一面啦，总要把自己弄得好看一点吧？我带着光头来找你，那气氛该多压抑啊！”

看见她笑，我也跟着笑起来。见我开始笑，她笑得更大声了。是啊，离别本不应如此悲伤，因为我们都终有一死。

马车夫不耐烦的探头看向这边，语气还算恭敬的请我赶紧上车。我没有理他，很认真的看向莉泽：“还需要我做什么吗？”

“有，还需要你做一件事。”她皎洁的笑了起来，“今晚的演奏对你的音乐生涯很重要吧——把它弹奏好，过好你的人生。”

话还没说完，她突然踮起脚尖，一把狠狠抱住了我——我的言语被堵在口中，身体僵直，半天没能反应过来。

“谢谢你，勋伯格。”她说

我低下头，看见她的小小脑袋，和那头即将离开主人的漂亮金发。于是我也伸手，把她搂在怀里，感受她的呼吸带来的热气，感受着名为莉泽的狂人可能是最后留在人间的痕迹。她的身躯消瘦，就像一颗营养不良的小树。

她小声地说，言语埋藏在我的耳边：“深爱我吧，想念我吧，亲吻我吧。思念我吧，抛弃我吧，最后忘掉我吧。”

马车夫再次催促，语气的恭敬之下已经翻涌起了焦躁。于是我们分开来，最后一次互相注视对方。她只剩下了一只眼，然而我仍在她的眼中看到了泰拉的双月——儿时的她和如今的她重叠，映照出一直以来，驱动着她向前迈进的灵魂燃料——好奇和求知。

我突然感到西装口袋里有些鼓鼓地，不知道是什么。一摸，竟然摸出了一块小巧的魔术单元。我想这是莉泽留给我的，抬头去看——她已经转身走了，即将在黄昏的映照下消失于街角。

至此，我们各自走向各自的道路。



十三

地块边缘，无人的荒地。

莉泽·迈特纳站在荒地的中央。抬头看向天空。她一丝不挂，头顶的金发已被剃去，只有手中握着一根法杖。月光初撒，照耀出殉道者的影。

土石开始凝聚，岩层如同流体一样从她的脚尖涌动上来。伴随着岩层的，还有无数凭空出现在空中的烈火，它们交汇，旋转，炙烤着岩石的镀层，如同内芯燃烧激烈的锻炉。

透明的空气开始变幻，贴合在裹身岩壳之上，原本无形而不可见的气体居然被压成了薄薄的一层可见的淡蓝色胶体，和岩石紧密相贴。再然后是两圈闪耀着光芒的圆膜，一层特质的液态魔术产物，无数制造成本昂贵的魔术粉尘……各式各样功效不同的防护型源石技艺一层又一层，层与层之间夹杂着数不尽的细小魔术单元，精密而有序的结合向这位泰拉大陆有史以来最叛逆离经的术士。当烟尘落定，莉泽已经变成了一块庞大，笨拙，闪着或明亮或黯淡的各种光芒的人形之物。

她弯下腰，穿戴起喷气背包。人形之物缓慢而勉强的抬头，望向天空，像是在欣赏无垠的湛蓝宝石，又好似在对这片封闭世界之所宣战。

然后，伴随着喷气声和烟柱，她开始步入天空。

我坐在马车里，看着手里这块小小的魔术单元——这是个小小的记录器。

莉泽所携带的魔术单元有三种：除去帮助她升空的施法单元和储能单元，她还携带了非常多的记录单元。这些记录单元会记下她在爬升过程中的诸多信息，并在允许的情况下将这些信息送回记录器中。

她不止一次跟我说过，整个升空过程



中，带的东西越少越轻，就越容易。然而自始至终，莉泽都没有放弃携带这些记录器。我还记得那时候她说的话：“哈？不，这些我一定要带上！在我之前，没有人成功步入天空，所以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我可不想让下一个和我有相同志向的人，如我一般遭受“未知”的折磨！”

她告诉我她会把记录器留在地上。我只是意外于，她选择把这颗小小的深空之眼留给我。无形之间，我仿佛看到了她正穿梭在星河中间——喷气背包已经被抛下，此刻也许是那些大威力源石技艺所迸发的动力带动着她。我突然惊恐地发现，我对那个她口中的“天空”一无所知，竟无法去想象——我只能假装自己看到她穿梭在风声里，越过了漫布吟唱之音的云。

暗淡中隐隐约约渗透出朦胧，幻惑的紫色和寂灭的黑交融片刻，难舍难分。放眼上下，所谓寰宇，弥漫着幽幽的浅色红，依稀可见淡金色的细小丝絮，代表恒远而柔和的宁静。似乎还有许多的色彩，交织错落，甚至本来就是毫无距离的一体。然而似乎唯一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呼吸的，只有星辰更迭着，却其实从未离开过。而莉泽在这片超脱理解的天空中漂浮，见证无人所见过的一切。对莉泽来说，天空就是智慧的汪洋，她正横渡以太之海，摘取着无数前人未见的星辰智慧之枝条。而我却听到了这篇色彩交织无法形容的无穷广阔的巨大天空，似乎传来无穷无尽的歌与乐——恍惚间新的曲目在脑海中交织。

那是我或在曾经，或在未来所听过的曲子，在记忆能够触及的一端，绽放出名为无穷无尽之珈蓝的花。曲调深邃黯然，仿佛一个在人生中迷失了方向的人在大声疾呼，又仿佛明星照月，带出名为未来的无穷希望——而我爱的那个人站在星空之乐所勾勒虚景的中央，成为了广袤真理之

中的丝丝一缕……

直到马车夫叫唤，我才在恍惚中回过神来。数个小时已然过去，马车已经到了目的地。此时的我仍在恍然之中，耳边隐隐约约回响着那首属于她的寰宇之乐——无需纸笔，无需调音，其已经流淌在我的指尖。

我决定命名起为：《星尘》。

在我的身边，那块小小的记录单元躺在坐垫上，因为完全接收不到信号而停止了运行。想必莉泽已经进入她所执着而不能忘的深空了吧？这是好事。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留不住她的，就像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笼子里。这片大地不能理解，也不能包容她的求知和好奇，成为无尽天空中的一抹璀璨星尘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尾声

我听到了观众席第一排，簇拥着选帝侯的几位贵族们在窃窃私语。而她坐在角落，缺了一只眼，少了一条手臂，伴随钢琴声对我微微的笑。

不说话的疯女人难得的露出安详的气息，似乎在念想，又似乎在享受。我所做的只是借着琴声，向她伸出手，妄图去触碰她眼中的那个世界——但是她拒绝了。

“呆子，天空不适合你——我也不适合你。”她对我笑，我却流出泪，“深爱我吧，想念我吧，亲吻我吧；思念我吧，抛弃我吧，最后忘掉我吧。”

曲终结束，我的泪水滴落在琴键的缝隙间。而她带着笑消逝碎裂，铺洒成漫天星尘。

满场掌声。

（本文首发于泰拉通讯枢纽，责任编辑：黑子，阿爻绘图）

我口含一块话梅糖
尘世中，雨落千行
循心而行，回忆深埋的过往
欲作千言万语
止笔时，却一无所有
只赠你一缕余音
一丝浅笑
因为我不愿
你于光影中独奏

血脉将彼此连接
我们于命运的交叉点处相聚
也于此分别，再无相会
惟有不将启明的温和良夜
轻抚难言之隐
我赠你最后的礼物
执命运之笔，谱写自我
我将死去
而你，将重生



Artist: LOFTER @ 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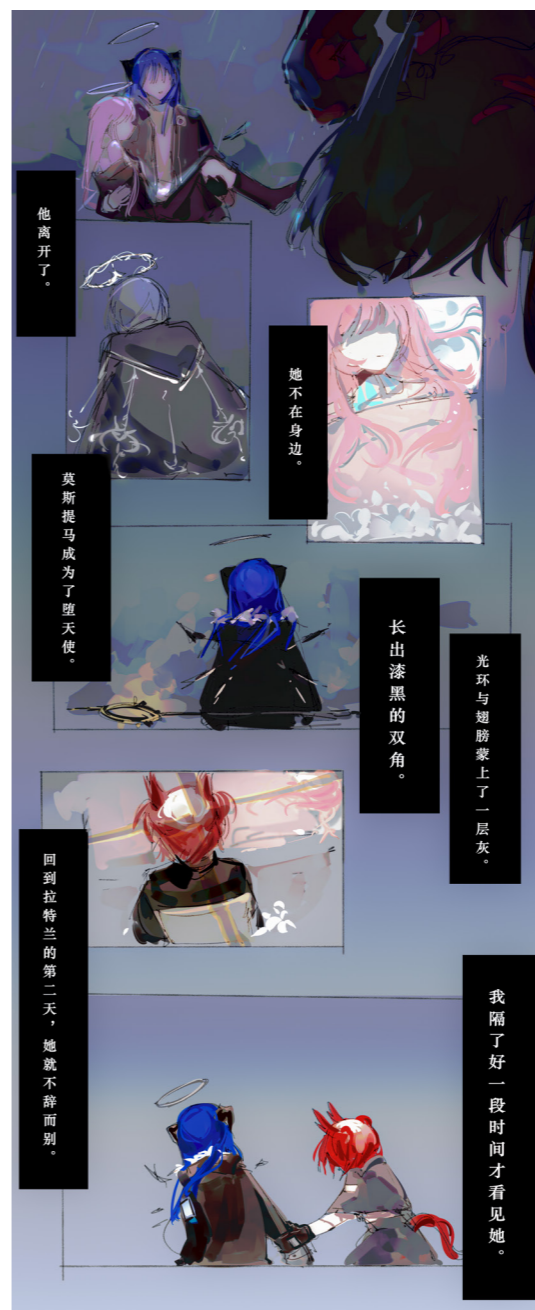
文 / knowledge



同路

◎ 深海鱿鱼酱







S E C R E T G U E S T

特别访谈企划

SPECIAL INTERVIEW PROGRAM

COMING SOON

2022.08

ANOTHER END OF TERRA (AN ENTIRELY UN-RELATED TO THE "RETURN LINE" OF SECONDARY CREATION) I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TERRA COMMUNITY'S "SECRET GUEST" AND PART OF OUR "SECRET GUEST" SERIES.

THIS E-ZINE COVERS A WIDE RANGE OF CONTENT, BE IT LONG OR SHORT STORIES, ILLUSTRATIONS, COMICS, PHOTOGRAPHY, OR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HE TERRA CONTINENT AND EXPLORATION OF GAMING TECHNOLOGY.

WELCOME TO ANOTHER END OF TERRA, A MAGAZINE WHOSE EDITORIAL AND ILLUSTRATIVE STAFF AIM TO EXPLORE THE "RETURN LINE" OF SECONDARY CREATION.

TO EXPRESS THE "RETURN LINE" OF SECONDARY CREATION, WE INVITE ARTIST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N THE "RETURN LINE" OF SECONDARY CREATION. MAY YOU BE ABLE TO IMAGINE ANOTHER "SECRET GUEST" AND BRING US THE BEST OF LUCK.



征稿启事

《回归线》(英文 *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论坛, 以及合作伙伴杜兰兹移动大学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杂志的内容涵盖广泛, 无论是长篇或短篇的小说, 插画、漫画、摄影作品, 或是对泰拉大陆的科学 research, 对游戏技术的探讨, 都有可能在这里出现。

即将到来的八月刊将更加倾向于夏日主题相关, 8000字内短文。当然对于优秀作品, 我们皆表示欢迎。

您可以直接在泰讯内发帖或将作品发送到收稿邮箱中, 我们将会选择优秀作品(不限于同人作品), 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发表在杂志中(请注意, 您通过邮件投稿视为您已经同意我们在杂志发表您的作品)。

收稿邮箱: TCA_doc@163.com

期待您的作品, 也欢迎您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